

版出日六十月八年六十三國民

現代知識



五論「美蘇之外有沒有第三條路」——蘇正誠

——亞洲民族的自尋出路和中國的中間路線——

▲專論▼

民主國家人人應盡責任……燕京大學教授 羅之誠

我們如何推行法治……北京大學教授 吳恩裕

廈門巨富在美洲的存款是怎樣來的……南開大學教授 袁寶能

論美國經濟的危機……國立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栗容瑜

同盟國家在日本的矛盾……香港華僑工商學院教授 林煥平

美日的協作與遠東經濟……輔仁大學教授 魏重慶

聯教組織及其第一屆大會經過……國立北平中央研究院附院 李書華

華萊士論法國……燕京大學學生 林子真

緬甸人民的奮鬥（下）……本刊特約記者 談文

▲文▼

還鄉雜記……本刊特約記者 黎雨棠

▲史▼

佛朗哥政權問題（下）……崇德中學教員 袁明珠

▲現代通訊▼

新疆是誰的天下？（完）……本刊特約記者 陳厚銘

魏德邁在東北……本刊特約記者 王兆榮

致皮爾遜伍長的一封信……

▲「公道」悲、傷「正義」呼籲、

敬向皮爾遜伍長致賀！

本週零售每份三元

第一一六號出版

五論「美蘇之外有沒有第三條路」

蕭正誼

——亞洲民族的自尋出路和中國的中間路線——

一百餘年來，亞洲民族的自救自存運動，在不斷地滋生發展，尤其第二次大戰以後，風雲日急，白種人在亞洲的殖民統治地位，已瀕近暴風雨的前夕。物質文明的發展，又使白種人之間的矛盾，不復限于他們自己的地面上，尖銳的噴發，已經吹遍了太平洋沿岸和近東的地區。白種人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國家集團的衝突，使亞洲民族處在兩個暴力之間，若能自己發展一個力量，則對其可以支撐其間，維持一個緩衝而趨于均衡的局面，否則恐怕不但亞洲民族先遭受了粉身碎骨之命運，作這時代的犧牲者，而且，俟世界上一切開明之士所共同痛心疾呼的警告，全世界要陷于一個悲慘的運命之中！

在第四論中，我們曾經提到：「假使我們能在這動盪的世界中，自身發展一股新的力量，使美蘇對我無所疑懼，則在這戰後各國本欲尋求安息的環境裏，一個安定的緩衝勢力，也必是兩難不能相勝的香閣下，美蘇所樂于見到的」，並且指出「中國所能走的路，是很狹窄的，倘蘇則美繼，蘇美則蘇繼」，祇有走上「獨立自主」的第三條路，才可以自救救人。我們肯定了：第一，在美蘇對峙之下，一個中和的緩衝勢力是可以存在的，而且是需要的；第二，這種緩衝勢力必須「堅持嚴正中立的第三者立場」，不偏倚一方，方足以調和美蘇兩國，拯救我們自己，而且幫助全世界走上安定之路。不特中國應該如此，就全體亞洲民族而言，所處的環境，地位相似，所能成就貢獻的也和我們有相同的地方，而且這第三個力量前途的成敗，端看其共同命運下的各分子，是否能夠緊密攜手，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為同一的目標而努力。

在過去四百多年來的殖民發展中，歐洲白種人遭遇到三種不同的環境。第一種是英國式的殖民地，歐洲人驅逐了少數的落伍的土著先住民，在氣候優良和物產豐富的環境下，白種人組織起他們新的社會，新的國家，好似在美洲澳洲的情形。第二種好像是在非洲等地，土著的人口稀少，文化低賤，白種人征服了他們之後，抓住了經濟和軍事上的權益，而因為自然環境不適合於他們的居住，於是只用少數人在政治上穩固地盤住太上皇的地位，形成了標準的殖民地統治。至於第三種，則當地的居民文化水準原已甚高，其發展且先於歐洲人，然而在近世文明的發展中却為白種人所超越，土著的人口已極稠密，雖然環境適宜於居住，但已沒有多大的空隙，不能讓白種人作廣泛的移民。這是在亞洲大部分民族形成的社會中的情形。對這三種的殖民地，歐洲白種人統治方式亦各不相同，如對英澳，早已漸次承認其獨立自主，而與之聯合；對非洲則極端的壓迫；對於亞洲的手段，則介乎二者之間；無疑的，最令他們時常擔憂的，也是亞洲這一塊不易消化的美味了。

就亞洲來說，英國自從一七八三年被迫完全放棄北美英屬以後，便於一七八四年，派遣首任的印度監督官，從此便積極地在印度發展，以求補償。一百六十三年來，可謂一帆風順，直到上次大戰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矛盾才開始逐漸尖銳，時至今日，英國固已承認其形式獨立，而完全獨立，當亦在不遠的。尚有亞洲其他國家如阿富汗、印度、西貢、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敘利亞、越南、暹羅、土耳其、朝鮮等地，今日無不到處瀰漫著被統治者解放的怒吼，或成為白種人間尖銳爭逐的對象。整個的現象，說明了被壓迫者的怨怒不能屈服，和在無情的暴力下，亞洲民族已覺悟到隨時有遭受犧牲的危險。日本的勃興，最初仍然踐踏亞洲民族解放的路線，不幸自其政治為封建軍閥所把持之後，演出亞洲人同類相殘的慘劇，已毀滅了他自己，又讓整個亞洲，重陷百年前西力東漸時的局面。第二次大戰後，日本一敗塗地，自食其果，蘇聯恢復其帝俄時代，東方的勢力，美國代替英國而握有太平洋沿岸的霸權。在這兩邊對峙的夾縫中，局勢最危急的時候，亞洲人應該正視自己的環境。亞洲有十億以上的人口，有豐富的糧食，和各種生產的資源，整個亞洲，是擁有一切成為一個新的勢力的潛在力量。亞洲民族的

(以下接第卅頁)

專論

民主國家人人應盡責任

燕京大學教授 鄧之誠

教育實不可長此僵枯，人民知識若不進步，縱有「民權」不啻使用，如從前之國會，以及前此不久召開之國大制憲會議，笑話百出，是真令人無可奈何之事也。

今日左右兩黨以外之中間人，正因為無黨無派，非左非右，而左右為難，兩邊挨打。左疑其為右，右又疑其為左，走頭無路，陷於最苦惱之境域中。或者以為共產黨中既有三三制之第三者，而國民黨亦羅致幾位社會賢達，將來中間人漸漸將被重視，有舉足投漢則決事，舉足投楚則楚重之可能，因而樂觀者，此不明情勢之說也。所謂三三制者，所謂社會賢達，皆彼之同路人，非真正站在三三制之中間人，偶然點綴，不過借以宣傳或掩飾而已，何重視之有？正唯中間人無力表現，然後不能立足，乃欲靠左或右之提拔，以取得一種地位，小惟無力可算，且已失却中間人之尊嚴。或又以為中間人之勢力，容有此理，決無此事，因而悲觀者。此蓋謂中間人一聲放炮，決難組織起來。中間人能否組織，是否需要組織，且現在是否有人正在從事組織，姑姑不論；今所紛於中間人，表現其力量，只在中間人能盡民主國家人人應盡之責任。一國之人，決不能盡歸左右兩黨，勢必大多數仍保存第三者之中間地位，左右兩黨所以盡力打擊中間人，蓋不知民主國家之責任，不在於於黨，而在於多數之人民。中間人坐視無動，豈亦忘却民主國家自己有不可拋棄之責任。民主精神，繫乎選舉，大多數中間人，果能真正行使自由選舉，則左右兩黨縱使握有政權，亦不能不唯民意是從。如其不從，拒絕納稅當兵可也，起而革命亦可也。故中間人能否抬頭，全在中間人本身能否自尋出路；而盡其人民應盡之責任，即為唯一可靠之出路。或者中間人繼續再受打擊，至萬分不能忍受之時，即尋得出路之時，亦即真正民主實現之時。此不唯無所妨礙於左右兩黨，且足以助左右兩黨之成功。左右兩黨雖得民意，誰即成功；故左右兩黨如果聰明，應加意培植其力量，而不當嫉視或輕視而水逐逐之。

無黨無派之說，固不必以，其曾受教育，若知階級及職業份子之或自命清高，以自命清高，以為我不管事，自有人管，我不負責，自有其人，且謂：有人浴水，每從事外論事，事後論人，公開會議，又默然。蓋不行人以四視之，早已自居阿斗；及乎事之不滿，然後顯其憤，怨大恨也。此輩手派分權，固不惟命之時，挺身而出，打倒政府，以民無非而中人也。其推諉中間人，舉其勇，不與北洋軍閥爭衡，然以會公事案，為民主之基礎者，儘可避絕軍閥之干涉，而勉為之，何以小合強乎？至全國法律，官方教會，亦皆瀕於通關，從不觸口。此輩果能人民之責任，舉世實罕見。至於今日左右相爭，愈趨愈烈，中間人受其夾攻，乃自不為之計，而不知種種苦痛，皆由中間人無責任，禍由自取。此輩國家之責任，此種現狀責任之人，其應加一，能受其憐，尚是。從今以後，人民應明瞭責任，而大多數之知識份子，職分子，就中間人者，如甘心受罪，則當斷心忍受；如實地無可忍，即當趕快自尋出路，並非欲與左右相爭。國家困難，到如此地步，如再放棄責任，他日國將不國，其苦痛必有萬倍于今日者；此為至全之事，決非危言聳聽也。

中間人應從社會公共事業做起，似乎只講團結，勿講組織；即從知識界工商界兩端人團結為始；經濟文化本應合流，不應分離。知識界其智力，工商界其財力；再加以農民工人之氣力，從事任何建設事業，皆有力。尤須注意都市自治，因各種公共事業之發展，一直做到能保衛社會秩序安寧為止。然後由都市擴張至各地方鄉鎮，以充實民主立憲之根基。人民既有力量對政府表示意見，始能得其尊重。尤有須時並進者，則教育實不可長此僵枯；人民知識若不進步，縱有民權，不會使用，如從前之國會，以及前此不久召開之國大制憲會議，笑話百出，是真令人無可奈何之事也。

我們如何推行法治

北京大學教授 吳恩裕

法網中主要的漏網之魚，仍然是治者階級爲多，所以今後推行法治，要如何使官吏守法，嚴格懲處作弊，失職或不法者。

在中國，法治的推行，必須先有法治的基礎，這基礎就是法治的習慣。法治的習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必須經過長期的培養。在推行法治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加強對官吏的法治教育。官吏是國家的棟樑，他們的言行舉止，對社會有着深遠的影響。因此，必須對官吏進行嚴格的法治教育，使他們自覺地遵守法律，不犯法。同時，也要加強對官吏的監督，防止他們濫用職權，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

第二，要健全法律體系。法治的推行，需要健全的法律體系作保障。我們必須完善憲法，加強行政立法，健全刑事、民事、經濟等各方面的法律，使法律體系更加科學、合理、完善。

第三，要嚴格執法。法治的推行，需要嚴格執法作保障。我們必須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對任何違法行為都給予嚴厲的懲處，絕不姑息。同時，也要加強對執法機關的監督，防止執法不力、徇私枉法等現象的發生。

第四，要提高國民的法治意識。法治的推行，需要國民的廣泛參與。我們必須加強對國民的法治宣傳，提高國民的法治意識，使國民自覺地遵守法律，維護法律的尊嚴。同時，也要加強對國民的法治教育，使國民掌握法律知識，提高依法維權的能力。

但是，怎樣才可以推行法治，亦即怎樣才能培養法治的精神或習慣呢？

民主制度，更而需要培養法治的精神或習慣。在民主制度下，法律是統治國家的工具，也是保護公民權益的屏障。因此，在推行法治的過程中，必須堅持民主原則，尊重公民的合法權益，使法治與民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到，法治的推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我們必須保持耐心，一步一個腳石地推進法治建設。在面對困難和挑戰時，要堅定信心，勇往直前，不斷完善法治體系，提高法治水平，使法治真正成为國家的基本方略，爲國家的繁榮穩定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提供堅強有力的法治保障。

在戰爭中，美國政府發行的公債，其數目之巨，實為世界各國所罕見。據統計，自一九一七年以來，美國政府共發行了公債總額達一千四百餘億美元。這些公債的發行，不僅為美國政府提供了巨額的資金，也為美國人民提供了一種儲蓄和投資的途徑。然而，這些公債的發行，也反映了美國政府在戰爭期間所面臨的巨大的財政壓力。為了支持戰爭的進行，美國政府不得不採取這種變相的徵稅方式，從人民手中籌集資金。這種做法，雖然在短期內解決了政府的財政困難，但也給美國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在戰後時期，美國政府為了償還這些公債，不得不採取高稅收的政策，這也導致了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總之，美國政府在戰爭期間所發行的公債，是美國歷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反映了美國政府在戰爭期間所採取的財政政策，也反映了美國人民在戰爭期間所承受的負擔。

豪門巨富在美國的存款是怎樣來的？

八年的抗戰，完全造成這四十餘億的主人們發財的機會。人民用血汗換來的資金，經過貪官污吏的幾手把戲，就都轉入他們的私囊去了！

南開大學教授 袁賢能

在抗戰期間，美國政府發行的公債，其數目之巨，實為世界各國所罕見。據統計，自一九一七年以來，美國政府共發行了公債總額達一千四百餘億美元。這些公債的發行，不僅為美國政府提供了巨額的資金，也為美國人民提供了一種儲蓄和投資的途徑。然而，這些公債的發行，也反映了美國政府在戰爭期間所面臨的巨大的財政壓力。為了支持戰爭的進行，美國政府不得不採取這種變相的徵稅方式，從人民手中籌集資金。這種做法，雖然在短期內解決了政府的財政困難，但也給美國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在戰後時期，美國政府為了償還這些公債，不得不採取高稅收的政策，這也導致了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總之，美國政府在戰爭期間所發行的公債，是美國歷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反映了美國政府在戰爭期間所採取的財政政策，也反映了美國人民在戰爭期間所承受的負擔。

論美國的經濟危機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教授 栗寄滄

美國已臨大恐慌的前夕。今後如不改變其現行內外政策，則經濟恐慌之爆發，非但無可避免，而且其程度將超過以往的任何一次恐慌。

自從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國內有識之士即不斷地對戰後的經濟危機表示憂慮。到了最近，甚至於那些專門替資本主義作辯護的經濟學者也沒有一個人敢於否認美國業已臨近經濟恐慌的前夕。今年五月間有一個由十一位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組成而以前任物價管制局長鮑爾斯為首的委員會，曾經發表了一個長達卅頁的報告書，其中認為今年將發生某些經濟困難和蕭條，若不設法預防，則大規模的真正的經濟恐慌之發生，將是三年至六年內的事。美國大資本家的代理人參眾兩院的經濟委員會主席塔夫特(Taft)於今年六月四日曾宣佈說：根據對工商界五百八十二人的調查結果，大多數都預測今年秋季工商業將有相當衰落。塔氏雖未明白指出經濟恐慌何時開始，但却暗示出美國可能山影落在上恐慌。至於較進步的經濟學家則較明確地指出美國經濟恐慌的必然性，例如畢德曼(Alexander Bittelman)在近日「論日益成熟的恐慌」的一篇文章中，為「大週期的經濟恐慌，可能在一九四八年或者更早些爆發，不過，最尖銳的恐慌之爆發，可能因目前要求增薪兩成運動的成功和大規模的軍備擴張而延緩。但恐慌愈延期，其尖銳性亦愈甚。美國地大，博，得大獨厚，在二次大戰期間，生產發達，盛況空前，為什麼到了戰後會發生經濟恐慌呢？這是我們首領研究的問題。

在此次大戰中，美國雖為主要參戰國之一，但本國經濟非但無甚沒有受到戰爭的破壞，而且恰恰相反，戰爭的規模愈大，時間愈長，物資的消耗愈多，越的生產愈發達，經濟愈繁榮，資本的積累亦愈加迅速。總之，人家越打越窮，她越打越富。這是因為現代戰爭所消耗的物資，十分鉅大，尤其是美國，因為她是戰時「民主國家的兵工廠」，所以各種工業產品都有供不應求之勢。美國當局為應付國內外的迫切需要，會以全力動員所有未經利用的原料，生產手段及勞動力，並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程度，以謀生產之增加。在戰爭期間，由於勞動力的

不足和大量而同一的軍需品的需要，更出現許多技術上的革新，此種革新在平時每因獨占組織之顧慮，它們會引起現有設備之貶價，以及造成商品生產過多而引起價格的跌落，不願把它們應用出來。然而一旦到了戰時，在國內外軍事需要的刺激之下，阻止技術進步的因素去掉了，勞動者充分就業，生產力突飛猛進，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隨之獲得了空前的繁榮。據統計，美國的工業生產，一九四四年比一九三九年的五七年增加了兩倍，如以價值而言，則增加約三倍，即由一九三九年的五七〇億美元增至一九四四年的一、五六〇億美元。隨着生產的發達，大資本家所獲得的利潤也達到了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高潮。據美國官方統計，戰爭期間，美國各公司所獲利潤如下表（單位百萬美元）

一九三八年	二、三二〇
一九三九年	五、一〇〇
一九四〇年	七、一九〇
一九四一年	一四、五〇〇
一九四二年	一九、九〇〇
一九四三年	二二、八〇〇
一九四四年	二五、〇〇〇

從上表可以看出自一九三八年起至一九四四年，利潤增加了十倍，即從一九三九年算起，也增加了四倍多。當時羅斯福總統雖極力抑制大資本家的反抗，重課戰時企業所得稅及過高的稅率（最高稅率達百分之八五·五），但大資本家的利潤依然是非常龐大的。據美國商務部估計，全國各大企業公司，在扣除了各種捐稅之後所得的純益：一九四一年為八十五億元，一九四二年為八十七億元，一九四三年為九十八億元，一九四四年為九十九億元。這九十九億元的純益額，即與美國自開國以來商業最繁榮的一九二九年相比，也還要超過一、億元之多。

「軍事景氣」一方面固然造成了美國資本主義的空前繁榮，但另一方面却加強了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矛盾——社會的生產與個人的佔有之矛盾，即生產與消費間的矛盾，因而也製造出了新的生產過剩恐慌的危機。

戰時經濟的繁榮，造由於軍需工業的發展，而軍需品的最大銷路，則為政府的定貨。因之，一旦戰爭結束，政府停止定貨，則軍需生產必隨之萎縮。一九四四年軍需生產總值為五八〇億元，一九四五年秋因日本投降，生產頓減，是年最後三個月較上半年削減百分之八十五。各部門中以飛機工業萎縮最甚，計減至原額的百分之三。軍需工業的縮減立刻影響到重工業。據美國鋼鐵研究所的統計，煉鋼工業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的第三個星期，曾利用百分之八二·五的生產能力，第四個星期即降至百分之六九·九，而該年上半年期的平均生產能力則為百分之九一·九。戰爭的停止，也尖銳地影響其他的重工業部門，尤其是擁有二百五十萬工人的建築業。隨着軍需景氣的消逝而來的，便是千百萬工人的失業問題。美國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兩個月間，每天要遣散二三十萬到三十萬的工人。據美國勞工部的統計，九月底全國失業工人已達二百五十萬人，此外還有無數工人受到削減工作時間的待遇，藉以降低成本。同時，戰事停止後，海陸空軍人員的復員也是一大問題。戰時美國擁有一千二百萬人的大軍，戰後大軍人退伍，於是自一九四五年七月至一九四六年一月失業的退伍軍人即達二百萬人。失業增加的結果，就是人民大眾購買力的減少，亦即表示國內市場的狹隘化。戰時所驅動的生產與消費的矛盾，戰後便這樣地漸漸表面化。這更便地伏了經濟恐慌的根柢。

美國的大資本家們對於國內人民購買力的降低似乎是不不介意的。他們為了提高自己的利潤，於戰爭結束以後更不惜壓迫政府放棄物價的管制，他們所持的理由是，物價「自由」可以刺激生產，而生產增加後，物價就會自動地下降。杜魯門總統接受了資本家的要求，很快地就取消了物價管制政策。物價管制取消以後的結果如何呢？物價是步步上漲了，生產也相當增加了。據聯邦準備局的統計，一九四七年一月工業生產的指數是一八四，而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七一。可是，生產的增加並沒有帶來預期的效果——物價的下降。反之，資本家追求利潤的目的却完全達到了。許多公司在一九四六年中所獲的利潤，甚至超過戰時的最高額。雖然一九四六年的產量比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的最高紀錄還低百分之二五·一〇，雖然同年內因公司方面拒絕勞工增加工資

的要求，而有許多基本工業停工數月的事實，但，公司所賺得的利潤，扣除稅後還達到一百二十億元之多！

物價上漲雖有利於大資本家，但却苦了一般勞苦大眾。因為物價膨脹，生活費用提高，工人的實際工資便比例地減少了。這我們可以從美國勞工統計局和商務部的統計數字看出來

製造業工人每週工資估計表（單位美元）

年 份 每週平均工資 消費品價格指數 每週實際工資

一九三九	二二·八六	一〇〇	二二·八六
一九四五	四四·三九	一四七	二〇·二〇
一九四六	四三·七五	一五七	二七·八七

上表指出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平均每週實際工資降低了二元三角三分或百分之八。我們必須注意這是按照納稅以前的工資來計算的。如果扣除應納的捐稅，則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的實際工資還要少得多了。

其次，我們再看全國國民收入的分配情形。

國民收入估計表（單位十億美元）

國民收入總額	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六年
雇工的總報酬	一六一·〇	一六五·〇
業主的純收入	一一四·五	一〇九·八
紅利與淨租	二五·六	三〇·二
公司純利	一一·八	一三·〇

上表指出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全國國民收入是增加了，但是「雇工報酬」那部分的國民收入却實實在在地減少了。一九四五年雇工的全額報酬佔國民收入百分之七一·一，但一九四六年却降為百分之六六·五了。一九四五年業主的淨收入，紅利與淨租和公司純利等合計起來的全額利潤，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八·八，一九四六年却增加到百分之三三·五。

國民收入中勞工所佔部分縮小了，資本所佔部分却增加了，而歸給資本的那部分國民收入，大體上又是用於投資的。但投資的結果更促進生產，於是，一方面是生產的增加，一方面是大多數國民購買力的降低，生產與消費的距離愈來愈大，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生產過剩恐慌是無可避免的。

目前美國大規模的經濟恐慌還沒有到來，但經濟蕭條是早已開始了，這可以從下面的事實看出：

第一，工業股票的下跌。股票跌價可視為經濟恐慌的第一個信號。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恐慌，都是以紐約股票市場的狂跌開始的。據 Dow Jones 的統計，美國從去年秋間股票市場一度崩潰到今年三月止，工業股票一致下跌，其趨勢如下表：

	去年秋季	今年三月
一百種高價股票	八〇·四六	七二·五八
一百種低價股票	一五六·四九	一二四·三五
平均	一一二·八	一一一·五

第二，存貨增加。美國商務部於今年六月二十六日發表存貨的數字說：「在過去一年間，存貨價值已增至一百億元。」這即是說，每月生產除銷售者外，至少滯存八億元。這可能有兩種結果：（一）裁減工人，減少生產，結果自然是失業增加。（二）減價出售，這又會引起經濟的崩潰。

第三，失業激增。紐約失業市民，至今年五月底已增至四十萬到五十萬人。全國失業人數至四月底已達三百五十萬人。此外尚有八百萬在業工人是在做着散工或零工的，他們只有半天或四分之一天受僱於人。

「山雨欲來風滿樓」，許多事實都足以顯示美國已臨暴風雨的前夜。我們雖不敢斷言大恐慌將於何月何日勃發，但依據過去的經驗和目前美國經濟的畸形發展，却可以推斷此次恐慌一日爆發，其情勢必十分嚴重。一九二九—三二年的大恐慌，使美國的工業生產減百分之四十六，若就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而言，則激減百分之二十七。據美國商務部估計，假如生產跌落至一九四〇年的水準（平時生產的最高水準）則美國自戰時以來所達到的生產水準即須減少百分之三十，可能引起一千九百萬人的失業。問題之嚴重，可想而知。

避免（事實上只是推延）或緩和日益逼近的經濟大恐慌，是目前美國全國上下所最焦慮的問題，也是今日美國內政外交的主要目標之一。我們知道美國自大戰結束以來，即有一種熱烈的企圖，就是想藉加強對外輸出（包括出口貿易，信用貸款，軍火援助及救濟品的輸出等）以緩和其國內的經濟危機。因此美國對外極力推行其「主權抑置馬歇爾計劃」。在形式與步驟上各有歧異之處，但本質與目的則完全相同，即積極擴張國外市場，以便消納其過剩的資本與商品，挽救其嚴重的經

濟危機。此種情形正如美理報社評所指出：「美國的戰後繁榮局面將告終，一種經濟恐慌的威脅正與日俱增。美國的統治階層人士，正極力要擴張新市場的取得，並大大加強他們在舊市場中的地位，以驚人的規模擴展美國的出口貿易，實行將臨頭的經濟恐慌一出路。……很明顯地，馬歇爾計劃就形成美國出口貿易問題的解決方案。」

戰後歐洲及亞洲各國，精疲力竭，百廢待興，對於美國的商品有着十分迫切的需要。但，這要是一回事，有無購買力，又是另一回事。目前各國幾乎普遍地苦着「金元恐慌」，除極少數未受戰禍（如中立國）或原來工業生產力強大（如英）的國家以外，根本就沒有多大的物資可以輸出；加以通貨膨脹，匯率不穩定和交通運輸能力的薄弱，也使這些國家不可能擴大輸出。因之，美國對這些國家的貿易，便造成了一面倒的趨勢，據估計，去年美國輸出總額為一百五十億美元，輸入總額則僅五十億元。今年的情形仍無大改變。華爾街日報曾指出，在一九二一年，美國的輸出超過輸入百分之六十的時候，出口貿易就崩潰了。而在今年，美國輸出已超過輸入百分之兩百了，由於外國所存美金的枯竭，美國對外貿易的崩潰，是很可能的事。接近華爾街的美國政論家今曾最近也指出：「依照精確的數字計算，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美國政府對外的貸款與援助財源，都會用光；到那時候，一個飢荒與失業的危機，將會發生。除非美國政府再撥付巨款項，世界將沒有辦法接受美元價值的輸出，而美國却非靠輸出不可的。」

在貧窮與飢餓的世界中，美國一國是不可能永久單獨繁榮的。因之，美國如真能本右合作互助的精神，充分運用自己的經濟力量，援助各國的經濟復興與建設，提高各國人民的生活水準，並增進各國的輸出能力，那真是一件利人利己的事情。無如美國戰後的對外經濟援助完全當作一種政治的工具利用，其結果非惟無補於被援助國家的經濟建設，而且反使其內政日趨紊亂，使整個國際關係亦愈趨惡化。以「抵抗世界共產主義十字軍」自任的「杜魯門主義」，其援希援土及其他種種措施，會為舉世人士所詬病，固不必去說了，即現在高唱入雲的「馬歇爾計劃」，亦未能完全洗掉其金元外交的帝國主義的色彩。據美國官方的透露，馬歇爾計劃必須具備下列各條件，才予實施：（一）廢除優惠之關稅壁壘；（二）使各種商務協定具有多元性質；（三）以平等之基礎待遇各國；（四）在歐洲內河水道，尤其是多瑙河自由航行之權；（五）實現德國之經濟統一；（六）批准並簽署和平條約；（七）均分歐陸之資

源等。其中第一、二、三、四、及七各項主要係針對東歐各國而發，其目的在使東歐各國成爲美國的自由市場，並破壞東歐各國與蘇聯的友好關係。至於第五、六、兩項其用意是要蘇聯及英法允許美國扶植反動的德國復興，並使德國變成美國獨占資本的附庸，像這樣一個以樹立美國獨占資本在歐洲的支配地位爲目的的馬歇爾計劃，其不能爲蘇聯及東歐各國所接受，乃是當然的事情。其實，蘇聯及東歐各國，正在從事復員建設，可以說是美國消納其過剩商品與資本的最好市場。例如最近的一「新共和」雜誌，就曾駁斥過一般所謂東歐鐵幕的理論，認爲正在從民主新生中力求現代建設的東歐各國，無論在工業農業及交通運輸各方面，都亟需先進工業國家的援助，蘇聯爲完成其戰後復員與計劃經濟建設，也曾經不只一次請求過美國的貸款。可是，帝國主義的經濟擴張政策終於阻礙了美國和他們的合作。由此看來，美國如不改變其現行的對外政策，則想藉加強輸出以緩和國內經濟恐慌的企圖，是障礙重重的。

同盟國在日本的矛盾

一 麥克阿瑟是在欺騙自己嗎

麥克阿瑟「獨行我是」，統治日本，已將兩年。從一開始起，我就寫文章評擊他的嚴重錯誤。也許因爲當時一般人還陶醉在勝利裏，也許因爲我國和美國的特殊關係，似乎都不注意這個問題，非但不注意而已，還常常對於批評美國對日管制政策的文字的加以歧視或壓制。譬如，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間，我在重慶發表一篇文字，名字叫做「向麥克阿瑟嚴警鐘」，提醒他的管制政策已走歪了路，非趕緊回到波茨坦宣言的道路，將會造成混亂的悲劇。這篇文章有許多地方的報紙雜誌都轉載了，河南開封有一家報紙也轉載了，後來這竟成爲該報被封的理由之一。天下荒唐笑話之事，竟有至於此者，嗚呼！

然而，歷史是最公平的裁判者，時間未屆兩年，天下人們誰不看透了美國的對日管制政策的「獨善獨美」，只顧自己的利益而不管他國的生死之荒唐！今天我國的輿論已無不一致攻擊美國縱容日本之非了。非備中國而已，即英國，澳洲，和蘇聯等盟國，也無不表示憤怒了。美國

美國政府自共和黨控制國會以後，「天天地背離了羅斯福的內外政策。爲了緩和國內的經濟危機，她除了積極推行其對外經濟擴張主義而外，在對內方面復加緊對勞工大眾的壓迫與榨取，最顯著的表现就是六月底在參眾兩院所通過的塔夫脫哈特萊法案(The Taft-Hartley Bill) 這個法案的本質，是剝奪工人民主權利，分化工人的團結，使資本案得以毫無忌憚的剝削工人，藉以把危機的負擔轉嫁於勞工大眾。因此，美國一般勞工都稱這法案爲奴隸法案(Slave Bill)。我們知道經濟恐慌的根本原因，是生產與消費之間的不平衡，現在美國非但不去設法提高工資，增加一般勞工大眾的購買力，倒反更加殘酷地剝削他們，其結果，資本家雖一時獲得了更多的利潤，但國內市場却因此更加狹隘化，而最後又必然會增加經濟恐慌的嚴重性，那是很明顯的。

總之，美國如不改變其現行的內外政策，則大規模的經濟恐慌非僅絕對無可避免，而且其嚴重的程度亦必超過已往的任何一次恐慌！

和中、英、澳、蘇、正在日本展開了激烈的矛盾鬥爭。這個鬥爭幾乎是無法調和的。

雖然如此，美國仍絕無改變態度的跡象。麥克阿瑟的狂妄，仍只有變本加厲。如准許日本捕鯨船赴南極捕鯨；允許日本人前往帛琉群島中之安戈拉島採礦化鹽礦；釋放日本私人貿易；準備單獨草擬對日和約，片而建議召開和會等，無不令盟國極爲憤慨。

麥克阿瑟在日本遺下了貽害千年的禍根，却絕不知恥，大言不慚，常常對自己的管制大吹成功之牛皮，給日本的醜惡現實大搖大擺。六月二十七日他在東京招待記者，像瘋人說夢，妄放大炮說：「日本已被徹底解除武裝，不論有無和約，至少在今後一百年內，日本決不能從事侵略」。這些話，拿去欺騙剛剛出生的小孩，大概都不會得人相信，因爲日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都只是改裝上一個虛偽的假面具，本質絕無絲毫之改變。這絕不是我武斷，拿美國美聯社記者的報導做對證吧。該社記者隨同美國第一軍團司令伍特洛甫觀察各佔領區，於六月二十六日在東京所發出電訊說：「美軍官方一致認爲日本西端人煙稠密之

香港華僑工商學院教授 林煥平

區改革其微。美軍進入日本後，人民已有相當變化，但在本質上尚未與過去極權主義絕緣。……試就九州而論，七個縣份擁有人口一千一百萬，在日本全國尚認爲最頑固，好戰，而且墨守封建陋習的人民。民主觀念，在日本人民，仍極爲陌生。據六月十三日東京電，大阪美軍官員稱：「日本財閥並未消滅，其產業公司之解散，股票之出售，與工業巨頭之割奪資格，對於結束財閥統治絕少實際影響。彼等仍在幕後操縱工業，官吏仍向之請示。……」這些報導，當不是美國人欺騙自己。

日本人自己，也公開坦承，今天的日本，和戰時戰前的日本，全無改變。六月初，東京曾有一次廣播，如次地說：

現在日本人的思想，一點也沒有改變。因爲成日本民族性的地理環境，歷史因素，經濟條件，社會組織等，並無何等改變之故。就地理環境說，是失去了南庫頁島，千島羣島，朝鮮和台灣了，但這些絕非日本文化構成上的絕對條件。

以歷史因素而言，皇室中心是日本的特徵。但盟國佔領日本後，仍保持天皇制度。改正憲法，天皇仍爲國民總意之象徵，天皇仍依然爲日本人崇拜的中心。這也並無若何改變。

經濟條件，也許是給日本人民以較多的疑慮。但也絕無表示特異的形態。日本在過去曾以自由主義的，本主義國家姿態而形躍發展，到太平洋戰爭時，又移形於計劃經濟，統制經濟，以推助戰爭。投降後，又以自由經濟發展目標，企圖突破經濟危機。從這種狀態看，現在的經濟條件，也並無若何改變。

再說社會組織，爲新國會的誕生，地方行政改革等，雖已實施，亦並無變更原來的社會組織。

這篇廣播，對於日本的現狀，報導得可謂客觀而詳盡。只有麥克阿瑟（這位狂妄的獨夫），才始終掩耳盜鈴，自吹法螺。他這種「舉動」連英國也不能忍耐了。一位英國官員公開批評他的聲明是「信口開河及浮誇的詞句，以致失去效果。」

二、和會還沒有開，日本帝國就復活了

和會還沒有開，日本帝國就復活了！

我說這句話，大概不會有人反對。尤其是我們中國人更不會反對吧。因爲這兩年來一件接連一件事實，串演在我們眼前，使我們不能不起這種感覺。我們舉出最近所發生的事件吧！

一、日本的捕鯨船已經一次兩次到南極去捕鯨。捕鯨並不是純粹的商業性質，英、澳就指責這是日本海軍復活的前奏。

二、前日本委任統治地之帛琉羣島的安戈埃島礦化礦藏，麥帥總部已委託日本採探，日本工人一百九十三名，已曾陸續往該島，該島現仍有日本職工三百五十六人。這是戰後第一批前往國外墾殖的日本人，也是日本恢復殖民地掠奪的開端。

三、片山內閣成立，廣田均就任外相，第一次發表談話，就向盟國要求退還琉球羣島和千島羣島給日本，又要求日本對台灣的移民特權，日本帝國的面貌更加清楚了。

四、尾崎行雄最近公然主張台灣，朝鮮和東北，舉行公式投票，以定其誰屬，尾崎氏是年已九十，從未落選過的老國會議員，曾以反對軍閥著名，頗博得我國人的好感。但尾崎氏雖反對軍閥，却極愛日本。他說出了日本帝國主義殘餘份子的內心話。

經濟方面，日本工業水準今天仍維持着二九三〇年至二九三四年的水準麥克阿瑟還說：「和約訂立之後，日本可以談判國際借款，世界各國亦不應放棄對日貸款的任務。美國將準備對日貸款，以幫助她重建破滅的國家。恢復一輪與繁榮，使日本重新參加國際平圍」。事實上，美日正在談判一億九千九百萬。一年多以來，美國給予日本的「救濟物資」更不可以枚舉。對於日本國內的工廠之扶掖，更無微不至。如最近核准九家人 貸款一億六千三百萬日元，擴大生產，自每日四十八公噸，增產至每日一百八十公噸，便是顯例之一。

日、美人和 八 鋼廠，戰時曾屢被美機轟炸，如美聯社九洲電訊，該廠生產力已恢復三分之一，且能將目前的生產力再增加兩倍。這是說，可以恢復戰時的最高生產能力。阿彌陀佛！恢復最高度的鋼鐵生產，所爲何事？

據美國新聞處報導，美國已將自日本運去的棉質疋頭貨四四四·〇〇〇〇〇〇碼，紗二一·〇〇〇〇〇〇磅售與三十一個國家，共得美金一億三千七百萬元。五月份輸出棉質疋布已達一三〇·〇〇〇〇〇碼，又據林林部宣佈，日本五月份生絲產量共計一〇·七四九擔，較四月份多三二〇擔。到五月底止，本年度生絲產量已達四八·〇八六擔。

我國派往日本考察的紡織專家，曾於六月二十七日在東京對中央社記者發出警告說：

我國國內紡織工業，因戰後日本被允許保存的紡織數目極多，將來能獲得暫時虛偽的安全。日本紡織每分鐘可能轉動一萬次，我國紡織僅能轉動六七千次。日本紡織工業工作遠較我國為緊張，每日經常工作二十四小時。日本現有二百五十萬棉紗紡錘，每日工作十六小時，一年工作三百日。日本將被保存紡錘四百萬錠，一半用來生產國內消耗的布疋，一半用來生產出口布疋。

八月十五日起，日本私人貿易正式開放，日本人已作種種計劃和準備。對別的國家的，我們且不說，僅看對我國輸出的計劃吧。七月十四日中央社自上海發出一條頗為驚人的消息如次：

日政府已擬就一九四七年度中日貿易計劃，準備今秋中日恢復通商實行。頃據關係方面獲悉，其內容要點如下：(甲)日本擬輸出中國者，為機械器具類一〇八〇二九六千日圓，包括腳踏車三萬輛，空氣唧筒四萬具，手錶十萬只，攝影機六萬架，馬燈五百具，紡織機三萬錠，及火車頭，農業機等。纖維類一六八三四二九千日圓，包括蠶卵紙十七萬五千箱，人造絲九千八百包。雜貨類最多，共六八三三七六千日圓。其次為纖維製品，陶磁品，橡皮，醫藥品，玻璃製品，化學製品，紙木料，農水產物等，總計價值四九六四三六五千日圓，合美金九千九百二十八萬餘元。(乙)擬自中國輸入者，有鹽六十萬公噸，大豆三十七萬公噸，豆餅十八萬公噸，煤九十萬公噸，糖二十六萬公噸，獸毛四千萬斤，約刺黃柏皮四十五萬斤，甘草四十四萬斤，海草三十四萬斤，蠶繭六萬斤，茯苓二萬斤等。總計價值二三八四〇九二千日圓，合美金四千七百六十八萬餘元(約刺不在內，因國際市場無固定價格。)這對於我國將有什麼影響呢？也借中央社的電訊來答覆吧。七月十三日，中央社就自上海發出如次的警備的批評：

有資格人士對中日貿易計劃評論，認為日本仍圖以價廉貨劣之商品向中國傾銷，依據該項計劃，日本欲恢復對外貿易之八月十五日起，至年底二個半月中，自中國取得一千一百六十餘萬美金之出口收益，此點殊堪令人注意。由此吾人當可獲得警備，即日本擬採取其工業生產之仍極可觀，若被擴大其廉價之商品向我國傾銷，勢將成我國工業之致命打擊，我國政府必須妥謀對策。

從以上政治和經濟的事實起點，日本帝國的面貌不又是活龍活現了嗎？我說對日和約還沒有簽訂，日本帝國就復活了，難道還會錯嗎？

三 美國笑，蘇聯怒，英澳急，中國悲哀！

從美國的國家立場來說，她的對日管制政策，的確是完全成功。麥克阿瑟不失為一位對國占資本集團的功臣。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美國已完全控制了日本。如八百萬人的大工業，麥帥一紙命令，便烟消雲散，何等威風。日本人自己私稱為父子國，還算是很自謙，在我們來說，是美國收養了一個婢女，豈養了一條看門狗。這也罷非我們刻薄日本。被日本人崇拜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裕仁天皇，穿著最嚴肅的禮服去拜會麥克阿瑟元帥，麥帥卻僅僅穿著一件普通襯衣，連外衣都不穿，就出來接見他。這不是主人見奴婢是什麼呢？六月二十一日自由黨召開第三次大會，通過新政策為：「為建立反共世界計，將與世界反共各國合力，以謀其目的。」這不是看門狗又是什麼呢？

美國的確私心竊其地的政治手腕的成功，盟國人民表上勝利，實質上失敗了，美國却在政治和軍事雙方都勝利了。

美國笑了。

蘇聯和美英相反，她憤怒了。

根據波茨坦協定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國會商宣言，管轄日本的基本政策，應該是徹底消滅日本軍國主義勢力，解散財閥，政治徹底民主化，政體形式，由人民意志所決定。同時，盟國管轄日本的最高級機關為遠東委員會。麥克阿瑟不是美國統帥，而是盟軍統帥，故應服從這個委員會的命令。此外還有一個諮詢機關，四國管轄日本委員會，麥帥遇事也應該向該諮詢。但事實恰恰相反，麥帥既不聽四國委員會，也不聽遠東委員會的命令，他只執行美國的政策。賠償問題更擅自決定，和約要自己起草，和會要擅自決定召集。甚至把日本看成理想的反蘇基地。弄得美蘇經常吵架，在遠東委員會如此，在四國管轄委員會更是如此。

英、澳和美國在日本的矛盾也非常尖銳。英、澳都很着急。

在經濟上，英日兩國都是紡織工業發達的國家。日本發展尤速。自一九三三年以後，日本即取英國而代之，成為世界第一紡織工業的國家，以迄於太平洋戰爭爆發。戰後英國和地的殖民地都集中精力復興經濟，維持和鞏固南洋各地市場。那知日本在未滿兩年中間，紡織工業又已突飛猛進，駭駭乎追趕於英國之後，私人貿易開放後，日本又將是市場上的英國勁敵。美國和日本沒有這種矛盾。因為一期美國的生產水準太

高了，日本望塵莫及；二則美國偏重於重工業發展，日本則紡織業特別發達。故兩國矛盾爭少。

澳洲除經濟上的理由外，更有政治的理由，使她與美國衝突。她是南太平洋的大國，在太平洋戰爭中，日本攻到了她的國門，堅強抵抗，不備未被佔領，且成爲盟軍反攻的最大根據地。澳洲始終認爲自己是戰勝日本的功臣，應該是佔領日本的領導者。即使在爭功這一點上，但從未來的國防着眼，澳洲也不能默爾而息，一切都聽任美國擺佈。

在對日問題上，英國和美國的矛盾雖然很深刻，但因為戰後英國在經濟上的捉襟見肘，須要依存金元來謀復興，所以在公開場面上，就不願意正面得罪美國。因此，英國的反美，就往往通過澳洲表露出來。故今日澳洲的激烈反美，應認爲英澳的聯合行動。反美鬥爭表現在什麼問題呢？

一、在基本上，首先就強硬抗美佔領日本的「獨裁」和「一人統治」政策。澳洲報紙說：「麥克阿瑟的行動，並不適於他的發言人又其森所明白宣佈的，謂華盛頓認爲日本是美國的殖民地，共同擊敗日本的其他國家，無權過問」。合衆社七月五日悉尼電說：澳洲外長伊瓦將赴日本「將第一次打麥克阿瑟一個友好的而有力量的一個耳光」。伊氏到東京去向麥帥抗議後，才到塔塔拉去領導討論對日和約問題的英帝國會議。美國對於這一點則甚注意。恐怕她們將組成英帝國集團，在對日和會保持實質上的否決權，故她自己就力爭否決權。這個鬥爭還會尖銳下去的。

二、英澳兩國都曾向美國提出抗議，麥帥准許日本捕鯨隊再到南極去捕鯨。她們認爲捕鯨業的重建，是創造海軍潛勢力的有效方法。她們強硬反對美國未徵求其他盟國同意，就單獨做這樣決定。

三、她們抗議麥克阿瑟允許日本人再去開採安戈埃島的磷酸鹽。因爲這是南太平洋中一個小島，這兒離澳洲不過是幾百哩的海程。

四、澳洲嚴重抗議美國攫取日本貿易較大的一份。盟國對日貿易局在七月三日宣佈：在四百位准往日本貿易的商人中，美國將佔一〇二位，澳洲僅佔二十二人。

五、澳洲嚴重抗議在決定處置日本剩餘艦艇時，她之被排斥。

六、澳洲認爲賠償問題，不能由遠東委員會決定，而應留待和會解決。她又希望盟國對日本在管制期間製造和經營民航業的權利。

從以上的事實看來，英澳美國在日本問題上的矛盾，是暫時無法調和的。

至於中國，那還有什麼話說呢？我國的代表在四國管制委員會裏，在遠東委員會裏，都是旁觀的角色。我們國內的若干政治家，也只是站在旁邊給美國人鼓掌。我愛國家基於愛自己，可是我看到今日中日兩國的現實，我就悲憤得說不出話來。我這裏引一段日本人的「高論」，來作向我國人敲響的警鐘。原文載六月二十七日的上海大公報。

(法國新聞社東京二十六日電)前上海科學研究會會員小宮吉高博士頃在本報「新中國」雜誌撰文，倡言美國將援助日本經濟復興，日本將援助中國之經濟復興。據稱：日本之援華，其理由有三：(一)日本在應用科學方面較中國更爲進步。(二)中國歷來派遣留學生赴日，有時多至三萬人，彼等認爲日本乃遠東的西方科學與文化基地。(三)日本不備在華投有巨額資本，建立鐵路工廠礦山及輪船公司，且會派遣大批專家，使此種事業進行，日本最重要之投資在紡織業。

中國對野充分認識日本科學對於中國文化發展與進步之重大任務，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失敗，並未使中國人停止期望日本之領導。將來中國重建經濟而發現迫切需要技術上的援助時，勢必呼召日本專家協助。消滅日本戰爭工業，已使日本技術過剩，開明之中國人正重視利用日本技術援助以復興中國之必要。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寫於香港

廣告價目

封底	全函五十萬元
封裏	半函二十八萬元
普通	全函十六萬元
	半函四十四萬元
	半函二十萬元
	半函十二萬元

本刊價目

零售	每份一元
基本訂戶	先繳拾萬元
	(八折)
普通訂戶	先繳伍萬元

歡迎通知續繳

特載

聯教組織及其第一屆大會經過

國立北平中央
研究院副院長 李書華

民國卅四年冬及卅五年冬，余以代表資格兩次出國，先後出席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倫敦會議及巴黎舉行之第一屆大會。茲特略述聯教組織成立及其第一屆大會經過，藉資介紹。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產生於一九四五年，即民國卅四年十一月，至今不過一年又九個月，但其前身已有悠久之歷史。在國際時代，本有「國際文化合作委員會」(League of Nations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及「國際文化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之組織，我國向由吳稚暉李石曾諸先生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教育部長會議」(Conference of Allied Ministers of Education)，曾在倫敦組織成立。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二日該會議決定請英國政府代表該會議召集參加聯合國各國政府代表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到倫敦開會討論創設「聯合國教育文化組織」。適舊金山聯合國大會全體同意法國政府之提議，亦有同樣之決議。於是英國政府與法國政府聯合召集倫敦會議。

倫敦會議期由十一月一日起至十六日止。到會者四十四國代表。英國教育部長魏更生女士(Eileen Wilkinson)被推為大會主席。法國首席代表李昂伯倫(Leon Blum)法國社會黨領袖曾任國務總理)被推為大會副主席(Associate President)。中國代表團團員共十五人，計代表五人，顧問五人，秘書五人。首席代表為教育部部長朱家驊先生，未離出國，由胡適之先生代理我國首席代表，被推為副主席之一。當時大會認定科學之重要，決定將「科學」字樣列入名稱之內，特定名為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英文名稱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法文名稱 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Education la Science et la Culture. 簡稱曰：「聯教科學組織」，或稱「聯教組織」。西文簡稱曰：「UNESCO」或寫作「Unesco」。

四十四國代表在倫敦簽定聯教組織約章(Constitution)。決定聯教組織秘書處設於巴黎。每年開大會一次，分別在各國舉行。聯教組織所採用之語言文字，以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及中文為「公用文字」(Official Language)而以英文及法文為「應用文字」(Working Language)。聯教組織所發表之文字，全用英法兩國文。在聯教組織任何會議中凡用英語發言者，均由該組織中所雇用翻譯員即時譯成法語；凡用法語發言者，亦均由該組織中所雇用之翻譯員即時譯成英語。凡用英語以外語言發言者，均須由發言人自帶翻譯員先行譯成英法兩種語言之一種，再由該組織中所雇用之翻譯員譯成英法兩種語言中之其他一種。

倫敦會議後特設立聯教組織籌備委員會，會長為英國教育部長魏更生女士。籌備會設秘書處(Secretariat)，執行秘書一人，為英國之赫齊曼(J. Huxley)先生，副執行秘書二人，一為法國之傑瑪(J. Thejas)先生，一為美國之威爾遜(H. E. Wilson)先生。秘書處下設六組(Section)即教育組，大眾傳播組，圖書館博物館組，自然科學組，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組，創造藝術組。此外設有外事處，宣傳處及

法律顧問與技術顧問。每組設主任委員 (Senior Counselor) 一人，委員 (Counselors) 若干人及助理與秘書各若干人。教育組主任委員為我國郭有守先生。自然科學組主任委員為英國之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先生。李約瑟先生為著名生物學家著作甚多，抗戰時期任中英科學合作館主任，在中國四年，對中英科學合作供獻極大。秘書處職員以英國人及法國人較多，美國人次之，中國人當時僅有三人即郭有守先生，及自然科學組委員葉清沛先生，助理 M. Sabi 女士 (華僑)。聞最近葉清沛先生已辭職。汪敬熙先生將前往繼任。

聯教組織第一屆大會係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至十二月十四日在巴黎舉行，由籌委會會長英教部部長魏更生女士召集。參加者為約軍簽字國家四十四國。凡約軍簽字國之尚未表示接受該約者，亦得派遺代表參加，但無表決權。此次大會發表決議計有卅三國。

本屆大會主要任務有三：(一) 專業計畫之制定，(二) 行政機構之組成及秘書長之選，(三) 建設及復員工作之實施。各國代表團中最大者為美英法三國。美國代表團有五十人，英國代表團有五十人，法國代表團有五十人。中國代表團人數占第四位，計代表趙元任，程天放，李書華，竺可楨，陳源五人，顧問謝壽康，聖菊農，蕭瑜，錢存典，胡天石五人，秘書趙俊欣，鄭自修，錢能欣，葉君健，王承禧五人；又專員陳峻叔華，葉震行源，羅忠恕，梁方仲四人；技術助理趙兆麟女士及汪德昭錢三強周麟四人；共廿三人。首席代表教育部長朱家驊先生仍未出國，由趙元任先生代理。除程天放竺可楨聖菊農鄭自修四位先生與余五人由南京飛往法國，趙元任先生由美國飛往法國外，其餘諸人原在英法意及瑞士等國，大部分係就近聘請者。

大會開幕式係於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在巴黎大學大禮堂舉行，法臨時政府總統皮杜爾 (Bidault) 主席。是日演說人員及次序為巴黎大學校長胡塞 (Roussy) 氏，法教部長那蒙萊 (Neogole) 氏，籌委會會長代表英教部次長哈德門 (Hardman) 氏，及法臨時政府總統四人。

大會於十一月二十日上午舉行首次全體會議。魏更生女士因病未能到會，推舉英首席代表哈德門為臨時主席。推定法國首席代表李昂伯倫為大會會長。又推定副會長七人，由英，美，中國，巴西，捷的亞拉伯，菲律賓，南非各代表分任。我國由趙元任先生擔任副會長。大會於十一月廿二日至廿三日連續舉行全體會議，大部分為各國首席

代表演說。此後即進至委員會階段，委員會工作完畢後，於十二月六日至十日再連續舉行全體會議。討論各委員會之審查案。

大會全體會議各委員會會議，均在聯教組織辦事處舉行。總務在巴黎拿破崙紀念坊附近之 19 Avenue Klber 「聯教組織大廈」 (Jussieu House)，係從前一大旅館原名為「Hotel Meistic」。此大廈包括全體會議之會議廳，各委員會會議室，籌委會秘書廳及各組辦公室。各國代表團各有一間至數間辦公室。此外為便利社會人員起見，在大廈內設有郵政電報局，飯館，咖啡館等。

大會主要任務分配於下列三委員會：

- (甲) 專業計畫委員會：下分(一)教育，(二)大眾傳播，(三)圖書館博物館，(四)自然科學，(五)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六)藝術及文學等六個分委員會。
- (乙) 行政財務法律及外事委員會：下分(一)行政及財務，(二)法律及外事兩個分委員會。
- (丙) 建設及復員委員會。

以上各委員會各國均可派代表參加。此外尚有：

- (子) 證書審查委員會。由中國，法國，希臘，利蘭，紐西蘭，土耳其，英國，美國，及委內瑞拉九國各派代表一人組織之。
- (丑) 辦事規則委員會。
- (寅) 提名委員會。提議會長一人，副會長七人，各委員會主席之候選人。

上述(子)(丑)(寅)(寅)三個委員會工作，不如(甲)(乙)(丙)三委員會之繁。每人可參加一個乃至幾個委員會，余個人曾被推選出證書審查委員會，行政財務法律及外事委員會，及專業計畫委員會中自然科學分委員會。

十一月廿三日選舉理事會 (Executive Board)。事先由提名委員會決定提議選舉各國代表，計 中國陳維，美國馬可烈 (A. MacLellan)，英國李德 (J. Mand)，法國歐雷 (P. Auger)，印度哈迷其甫 (S. Radhakrishnan)，及澳洲，比利時，巴西，加拿大，捷克，埃及，希臘，荷蘭，墨西哥，挪威，波蘭，土耳其，委內瑞拉等國代表共十八人為理事。經過秘密投票，結果選出之十八位理事與提名委員會所提名單相符。美代表馬可烈先生對此次理事選舉，認為(一)地區分配不甚適

當，遠東代表太少，(二)無女性理事，將來不得復以為例。各委員會工作，不能詳述，茲略述自然科學分委員會之工作概況，作為一個舉例：

自然科學分委員會，先後開會五次。各國科學家如美國代表康棟(A.H. Compton，著名物理學家，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校長。)顧問那儀(W.A. Noyes，美國化學會會長)，英國代表卜拉開(P.M.S. Blackett，著名物理學家，滿地可大學教授)，法國代表歐雷(P. Auger，著名物理學家，高等師範學院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教授。)均出席此分委員會。我國出席代表為竺可桢先生及余二人，汪德昭及錢三強兩先生以技術助理資格亦列席參加。印度代表巴巴(H. J. Bhabha，著名數理學家，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孟買達達基本研究所 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所長)被選為主席。

通過本分委員會議程後，秘書長自然科學組主任委員李約瑟氏說明籌備委員會所擬定之計劃書。計分甲乙丙三類。甲類為一九四七年應開始舉辦之事項。乙類為一九四七年應開始籌劃之事項。丙類為將來再行籌劃之事項。

甲類計分十三項：(一)科學復員，(二)設立科學合作館，(三)協助國際科學團體，(四)設立力學學及醫學國際諮詢處，(五)改善科學文獻流通現狀，(六)補助國際科學研究工作，(七)設立國際科學儀器諮詢處，(八)便利科學家國際旅行，(九)國際科學機關之統計，(十)獎學金之設立，(十一)國際各科學組織之合作與聯繫，(十二)援助國際科學上專門之各種組織，(十三)民衆科學傳播。

乙類計分七項：(一)改善科學文獻流通現狀(甲類第五項)，(二)科學影片，(三)便利科學家國際旅行(即甲類第八項)，(四)設立國際試驗所及天文台，(五)獎學金之設立(即甲類第十項)，(六)民衆科學傳播(即甲類第十三項)，(七)科學博物院及展覽會。丙類計分十項：(一)科學儀器之賠償(指德日等國以儀器作為賠償之一種)，(二)生物學統一單位，(三)科學儀器之運輸，(四)科學儀器之置一，(五)國際科學用語問題，(六)設立國際科學展覽會介紹所，(七)設立國際科學講座，(八)設立國際學術及獎金，(九)編製科學史教本，(十)供給科學材料儀器。

關於預算問題，約為美金一百零九萬六千五百元。關於開始討論。余代表中國代表團首先發言，大意謂：賠償儀器問

題與科學復員問題不可分離，提議將賠償問題由丙類移至甲類。關於設立科學合作館及國際科學研究中心，希望注意分配原則，應在中國設立一應用數學中心及營養學中心。對於科學文獻之自由流通，協助科學家解決旅行困難等等，中國代表願以全力合作，當場並分發印就之中國提案。中國代表並說明：中國決無意索取日本任何大學或研究機關之儀器作為賠償。相反的中國人極希望日本科學家將來能作有益於人類之科學工作，吾人所以以儀器賠償者，係指日本政府及商業上所有之儀器或工場所製造之儀器。希臘代表贊成中國提議，將賠償問題由丙類移至甲類。秘書長李約瑟先生重新宣讀中國關於賠償問題之提案，經過熱烈之討論後，主席付表決，多數通過。

關於在中國設立應用數學中心問題，經竺代表可慎說明後，即開始討論，結果因應用數學新儀器，不能於兩年內製造完畢，故無法立刻實行此種計劃，但秘書長允立即着手研究。

印度代表提議在印度、南美、北非、中國，設立營養學中心四處，但會中有人主張因經費關係，應先在印度與南美設立兩處。中國代表提議在中國設立一營養學中心，與印度及南美有同等優先權，應立即舉辦。余說明理由，竺代表可慎說明中國研究營養學現狀，經熱烈討論後通過中國提案，即在印度南美與中國先設立三個營養學中心。

籌委會所擬定之計劃書，除下列兩項有重要之修改外，其餘皆通過。

(1) 第一項科學復員案，加：「向聯合國組織建議：對於受戰禍國家科學復員，應採取科學儀器賠償之政策，實令前軸心國家以其新製之科學物品及政府或商業上之科學存品，作為賠償」並加以註解：「由前軸心國家遷移科學物品至受戰禍國家時，宜不妨暫前軸心國家科學工作之正常狀態。」

(2) 第二條應加者為：「科學合作館，一九四七年起設立四處，一區東亞(中國)，二區南亞(印度)，三區西亞(即歐洲人所稱之近東)，四區南美。各合作館人數不必限定。」

關於預算案，全體一致通過。秘書長提出下列議案，亦經全體通過：「自然科學組之經費，應於數年內逐漸增加，如遇聯教組織減縮預算時，自然科學組之經費，亦不得少於一百萬美金。」

嗣後大會對於自然科學分委員會之決議案全部接受。

大會議案繁多，本文無從詳述，下列諸問題或為當時許多入注意，或為國人所欲知悉，特略述之：

(A)關於秘書長人選問題：十二月六日正午十二時五分大會改為秘書會議討論秘書長人選，禁止旁聽，由大會會長李昂伯倫主席。按秘書長人選，先由理事會決定，交大會核議，理事會對秘書長人選，曾舉行秘密會議多日始告解決，理事會主席向大會報告人選決定經過，擬推英國赫爾氏為秘書長，並宣布赫爾氏因條件略遜未能擔任兩年（按秘書長任期原規定為六年），理事會即依此而定其任期為二年，旋即舉行投票。此次參加會議各國有表決權者凡卅三國，當時出席者凡卅國，缺席者三國，故實際投票者廿七國，贊成赫爾氏任秘書長者廿二國，反對者三國，棄權者兩國，結果赫爾氏當選。

(B)關於預算及會費問題：一九四七年財政年度預算額，籌委會草案原訂為七、五〇〇、〇〇〇美元，又召開第一屆大會支出估計數為九五〇、〇〇〇美元，此案在行政財務分委員會會議時經長時間之辯論通過後提案規定一九四七年預算為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對於第一屆大會所支出之估計數九五〇、〇〇〇元，均無異議。至會員國分攤會費之百分比，分委員會決定採取與聯合國組織同一之標準，但本組織與聯合國組織所包括會員國之數目，不盡相同，故仍應略加調整。

十日大會討論聯教組織預算，英國首席代表哈德門列舉理由提議將預算仍增為七百五十萬美元。美國首席代表貝森(Benton)亦列舉理由贊成六百萬美元之預算。各國代表有贊成七百五十萬者，有贊成六百萬者，辯論極為熱烈。法國代表提議增加五十五萬美元為復員建設經費，我國代表贊成之。最後大會表決通過行政財務分委員會所提六百九十五萬美元之預算，內九十五萬美元為本年度籌委會之經費。又通過理事會出席理事會之旅費及日用費，由聯教組織撥付。

(C)關於教育建設及復員問題：我國各級教育機關財產損失，由該會代表在建設及復員委員會中報告折合美金七萬八千三百餘萬元。在該委員會中所討論本組織應採取之建設復員政策要點為：(一)本組織應成為各國所附援助情報之中心，(二)機構不應過於集中，應鼓勵私方自動力量，各國國內團體應多負宣傳及分配之責，(三)聯教人員訓練辦法在聯教結束後，應由本組織負責繼續工作。(四)若干國家如印度、伊朗及捷克認為援助不應僅限於受戰禍國家，對教育文化落後國家，亦

應注意。大會對於該委員會所討論結果，已全數接受。

(D)關於秘書長之職權及職員之資格與任用：籌委會草案本授予秘書長極大之用人權。修正案規定：(一)關於職員之等級及薪給之分類制度，應得理事會之同意。(二)凡副秘書長助理秘書長及各部門首長之任命，須先徵求理事會之意見。關於職員資格，規定高級職員必須通過大會應用文字兩種之一種，且必須有大學畢業學位，或相當於此之經驗。低級職員必須通過兩種應用文字中之一種，對其他一種文字亦須有滿意之智識。職員之任用，應顧及地域分配原則。我國代表曾提請行政財務法律及外事委員會對於職員任用額及地域分配一層加以深切之注意，特如中國印度人口繁多，尤應在職員中獲得充分之代表。

大會在巴黎開會期中，由聯教組織特組織講演會廿四次，約請各國哲學家，教育家，科學家，著作家講演有關國際教育科學文化合作及其他教育科學文化問題。同時聯教組織在巴黎籌設三國國際展覽會：(一)近代藝術展覽會(二)教育展覽會(三)科學展覽會。科學展覽會開幕時李約瑟博士曾用英語法語華語致詞，聲譽均極極大之興趣。

法國政府除宴會招待各國代表外，復在巴黎受政府補助之戲院中邀請各國參加大會人員觀劇四次，招待極為周到。盛意可感。

(E)關於第二屆大會之地點問題：十日大會中曾加討論，理事會建議第四屆政府下屆大會於該國舉行，應予接受。隨即由大會一致通過。理事會並報告，埃及及挪威已表示邀請一九四八年大會在該國舉行。

綜觀第一屆大會會議，結果尤稱圓滿，其所定工作方案，果能切實施行，則國際教育科學文化事業之前途，自有無限之光明。我國代表團所提各案如東西古籍翻譯，教師約章之擬定等案均經通過。我國代表團並已正式通知理事會邀請大會於一九五〇年在我國開會。各國人士非正式之談話，均紛紛時在北平舉行。我國不可不早為籌劃。

聯教組織尚在草創時期。然參加此項組織人士之意見，均甚踴躍。聯教組織開始之表現，極可令人滿意。聯教組織之設立，直接增進世界教育科學文化之合作，間接加強各國政治外交經濟之接近。我國必須取得密切聯繫，亦可促進我國教育科學文化之發展。吾人切盼聯教組織之成功。(完)

卅六年、七、廿九、北平。

繙譯

華萊士論法國

燕京大學學生 林子真

華萊士爲呼籲和平，挽救世界危機，特地去歐洲各國探訪官方和人民的意見，並發表他的主張。在法國時，他曾和朝野各黨派接洽討論。回到美國後，他把這些意見整理，寫成這篇文章，在他所主編的「新共和」雜誌（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二日）發表。我覺得這還有許多材料，可以作爲研究法國政局和今後歐洲局勢的動向的參考，所以特把它譯了出來。

回到美國後，我的腦海裏纏繞着一個我對歐洲所有的顯著的印象，那就是我們是在目擊着「天下一家」的誕生。

今天走過西歐的人沒有不佩服國家間的互相的倚賴。美國在歐洲所有的每一動作都有異常明顯的影響，我們也總有一天可以感到戰後的歐洲對於美國的影響。

在許多方面我都能感覺到世界的統一性。我在西歐曾對相信各種政治主張的人說過話，就像是對美國的開明人士所說的話一樣；總的話是同樣的內容，同樣的着重點，而聽衆的反應也是完全一樣的。主要的差異就是這些歐洲的聽衆是來自各黨各派的。在歐洲，進步的國際主義的精神也就是大多數人民的精神，而在這裏畢竟還是少數的。這樣刻烈的對照，即是世界不能統一而目前奔向戰爭的趨勢的一個重大原因。

有一件事很幸運地使我看到在歐洲國際主義是如何的深入人心。因爲受到美國報紙的攻擊，我在西歐各地就以世界公民的身分和聯合國的「新世界的法律來替我自己辯護，這些見解獲得了各派別的最深切的反響，這使我相信世界統一的需要在每個地方都在促進「世界公民」這一觀念的萌芽。

在全西歐，法國仍然是國際主義和民主政治的模範中心，西歐其他的國家都視着法國走。今日蘇聯所領導的極左派和共和黨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等所煽動的極右派，正爲着西歐而增強彼此之間的勾心鬥角下。德國還是美蘇對立的戰場，美蘇的破裂很可能在那裏發生，但是這破裂要怎樣發生就取決於法國。國務院和杜勒斯正在主張變更政策，着重法國，其原因即在於此。

今天的法國非常迫切地需要美國的援助。法國的政局非常的不安，同時又受到極度的壓迫。假如美國對法的援助是「非政治性」的，那就可能增強民主；可是，假如要把法國當做社會主義的另個試驗場，（這似乎是很可能的），那我就敢預料到災難的到來。任何想利用美國的浩大經濟力去逼迫法國向右轉，投入反蘇集團的企圖，其結果都可能是流血。

法國需要援助，這是異常明顯的。尤其是煤最爲急迫。法國以偉大的力量可能使今年的產煤量比戰前多上百分之十五。但是百分之四十的煤通常都是來自西里西亞（Silesia）魯爾，和英國，然而這些來源現在却都沒有了。所以煤的入口大部分是依靠美國，這些煤質料既劣（他們名之爲黑土），而又昂貴。拉瑪地（Rambert）總師告訴過我：法國煤的生產到一九四八年恐怕會停頓。他提到有一個美國工程師到他的家鄉的一個煤礦去參觀，他問他有什麼意見，這位工程師就回答說：「像這樣的煤礦在美國十年前早就關閉了。」

需要不亞於煤的要算是麥。法國人的習慣，麵包比蔬菜更爲重要，麵包是他們的熱素食品的第三大項。嚴寒的冬天毀壞了大量的穀實，來自南美的糧食又耽擱了。我聽說有些美國的官吏曾勸告法國人不要利用現在的高價去收買美國麥，結果就是麵包荒。有些法國的地方根本就不沒有麵包。到德巴賽的第二天清早走過街上，就已經看見有長隊排在這沒有關門的百分之六十的麵包房前等買麵包。那天下午在馬提羅（Marseille），拉瑪地對我說麵包的危機會更形惡化；由於不足，法國人就得爲生活而用天文數字的價格到黑市去採購，其結果就得增加工資，而這種壓力也就會威脅政府的分裂。

甚至在這危機之前，由於缺乏對美國輸出的主要貨物，法國只有把物產(Barre)所限制而得到的實款，大部分花費在應付目前的需要上。現在煤礦的不足，加上基本的農場和工廠的機械的缺乏，使幾乎無從實現的穆奈計劃(Mounier Plan)只能保證其有絕對少數的產量。法國一定要有額外的援助，美國能多也必須幫助法國。

美國要對法國怎樣實行援助呢？和奧法兩國人「會談」了五天，我相信我們現在是計劃一種政治性的貸款，要法國拋棄進步的精神。這些會談也使我相信這種計劃要招致災難。

我首先對法國下議院的外交委員會說話，我的講台就是多年前威爾遜在道裏說過話的。委員會主席卡山(Marcel Cachin)是個年大衰弱的老共產黨黨員，他就坐在我的旁邊，我對許多法國人民代表以及國務會議的會員講話。

這些代表，正如西歐一切的國家一樣，都是因為在戰時和戰時期間領導過抗戰，而取得和平時間的領導權。那時敵敵入對有勇氣的人所加的處罰，常常是虐待和死亡。

譬如說：社會黨有一位波羅舒萊特夫人(Mme. Brosollet)，她是一個抗戰領袖的寡婦，她的丈夫寧願自殺而不在拷打之下洩漏地下工作的秘密。還有一位名叫丹尼爾麥亞埃(Daniel Mayer)他會把法國淪陷後而崩潰的社會黨重新組織成一種作戰的運動。在天主教共和黨代表奧勒佛雪夫人(Mme. Lefebvre)她是一個地下工作隊的領袖。左翼社會黨之一的抗戰共和聯合會(Republic Union of Resistance Group)裏，有羅斯格埃(Emmanuel d'Astier)，他是一個抗戰領袖；又有特白映(Robert Chamberlain)，他是全國抗敵委員會的秘書長。

在共產黨裏也有許多戰時的英雄：布洛恩(Madeleine Braun)是在里昂的一個地下工作組織者卡若羅法(Laurent Casanova)是一位遊擊隊的隊員，埃爾凡(Pierre Heine)在巴黎領導一隊解放運動者；還有其他許多的，例如凡昂昂古德埃(Marie-Claude Vailhant-Courrier)，她曾一度下獄受刑，她會捲起袖子讓我看書在德國集中營時畫在手背上的監牢號碼。在極右派，自由共和黨的代表裏也有穆特(Audre Mutet)，他之所以當選因為他會於擔任地下工作時表現過莫大的勇氣。我提出這些名字，是有一個原因，就是要說明這些黨派的共同背景，他們曾在一起作戰，同時因為在戰時已經樹立過榜樣，他們已經

能繼續法國的人民。

在各政治黨派的發言人的連續會議裏，我首先和中央左派(Les Gauches)和天主教團體(即天主教共和黨)的領袖會面，這些黨派現在內閣裏佔有五席。他們指出他們的內政綱領是和社會黨以及共產黨同樣的進步，他們宣佈他們所得的五百萬選票裏有一半是工人投的。他們對蘇聯極不信任，維護他們的領袖皮杜爾在莫斯科與蘇聯對立。可是他們又說皮杜爾常常希望尤任東西兩方的橋樑，他們對法共也表示極力的容忍與尊敬。我也跟基督教工人協會(CCTO)的代表談過，他們說他們擁有一百萬的工人，也表示他們有同樣的進步精神。

其次我和法國的主要貿易聯合會，全國工人聯合會(CGT)的負責人會面。他們的領袖如歐(Johaux)對我說明，全國工人聯合會在工人間的勢力是極雄厚，並且正在獲得馬其派(Maquais)（譯者按，這是法國遊擊隊的總名稱）所曾抗戰過的鄉村區域。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三個主要助手：佛拉松(Benoit Frachon)，拉加蒙(Julien Rancand)和南馬耶(Pierre Neumayer)，看來都是能幹的人，他們都是左派的。

社會黨構成今日法國政府的中心，我會同偉大的社會黨領袖勃魯姆作過長久而值得記憶的會談。他仍舊和從前一樣的懇懇，聰明，嚴謹，和能幹，他比任何時候都更爲法國的第一政治家。

我問勃魯姆法國的經濟恐慌是否會更形惡劣，他說明年或許會使得多的窘境是多麼的困難。我問他歐洲聯邦是否會有幫助，他覺得經濟上說這是很重要的，然而從政治上說，則須待諸來日。

我問他世界的日益分裂，對法國的經濟將有如何的結果，勃魯姆回答說那對法國的對外貿易和復興計劃將是絕對的不幸。他覺得無論社會黨和法國爲準備將來的戰爭而參加那一邊都將自取滅亡。當我問到東西兩方之日益分裂是否會使社會黨崩潰於極左派與極右派之中時，勃魯姆則笑而不答，然而該黨的秘書模勒(Guy Mollet)却很激烈地回答說，社會黨並不是中間派，而在許多方法都且共產黨還要左。

我問經濟的危機是否會於法國產生獨裁，勃魯姆說假使各民主的黨派能合作，那就不會。我問他是否認爲共產黨是民主的，他說：「自從戰爭以來，是的。我們一定要認共產黨是在民主的政黨範圍裏，他們的政綱和言論同其他的黨派是一樣的。他們之在獻身於民主或許是誠意的

，或許不是，然而在今天其效果都是一樣的，我並不懷疑他的忠實。」我問勃魯姆對將來是否還有希望，他又微笑地說：「沒有希望，我就不能活下去了。」

一天下午我在我的旅舍裏聽見外面街上有群眾在唱歌，歌聲越來越高，聲音有一點兒發抖，使我想起戰前在歐洲聽過的歌聲。原來是一群民衆圍聚在一所房子的外面，裏面是戴高樂於發動他的政治新運動以後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這些民衆重複地叫着：「我們要戴高樂！我們要戴高樂！」

在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戴高樂會經對法國的民主政治挑戰。他指以國會制度的無能，主張建立「一個統一整飭主權的國家」。法國所有的黨派認爲這挑戰是威脅法國的自由，乃羣起而抵抗之。法共發起各地組織日衛團，來防備戴高樂企圖奪取政權。

我記得這個事情，因爲共產黨（直到這個禮拜的內閣糾紛止，該黨在內閣裏擔任有九部的部長職務）的代表剛剛好來看我。我問過許多保守的英國新聞記者法共到底是不是莫斯科的代理人還是法國土生的政黨。毫無例外地他們都說法共是土生的，同時也是法國的最有力量的政黨，具有充分的勞工階級背景，並獲得工人和中產階級的逐漸增高的擁護。莫斯科會談時因爲莫洛托夫和法國立場的對立，又因爲法共辯護法國政府對越南的立場，而受到的挫折並沒有損害他們的主要力量。

我在巴黎見過大部分的法共領袖，他們似乎都是見過滯留，富有魄力及責任感。我們很悲痛的說，他們的堅毅與決斷和其他政黨的優柔寡斷缺乏勇氣相比較，恰好成爲一個強烈的對照。

同我談話的代表團係由杜克樂 (Jacques Duclos) 率領的。他的體格非常矮，可是却顯得那樣樣的結實，可以給人一種印象，以爲他是一個被壓縮在堅小的架子裏的巨人。他是以粗暴和不知幽默開名的，可是我卻覺得他頗有幽默的風趣。

我首先問杜克樂爲什麼法共以麥子不足而謂美國，他回答說美麥售價太高，而美國的通貨膨脹大體說也是爲於法國的。其次我問共產黨具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他們的斷言說美國政府是在企圖逼着法國向右轉，杜克樂就強調說到克佛萊大使 (Caffery) 在法國的舉動。他說法國人舉動對杜魯門總統之居然在塔薩斯州 (Texas) 的魏柯 (Waco) 地方的演說時，宣稱美國對於自由的估價（包括有企業的自由）其過於和平；這演說在法國產生了一種印象，以爲美國要反對法國工業的國營

，以及法共之置身於政府。杜克樂微笑地說：「這只是一種印象，不過在政治上印象是很重要的。」

我給他保證總統並沒有打算在魏柯的演說會給人家這樣的印象，他回答說：「然而結果却是一樣。」以後我問他法共有何證據說美國要支持戴高樂，杜克樂指出戴高樂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說和在記者招待會對杜魯門的譴許。他說：「美國的支持是戴高樂的一種武器。」

我問他對戴高樂的綱領有何意見，杜克樂回答說：「他並沒有綱領，他最後所關心的是經濟問題。」我問：「那麼以你的見解，他的目標是什麼？」他說：「爭取政權。」我又問：「怎麼樣？」他說：「他在經濟的危難上打主意。他預期有一天經濟的危難要使人對法國的民主政治失掉信心。」

我問：「你是否要在任何情況下支持法國政府以防衛民主所受的威脅？」杜克樂說：「我們要盡一切的可能事不，戴高樂取得權力。」他又說：「政府的確是面臨着許多重大的困難。法國今天所發生的困難，大部分都是在戴高樂執政時所釀成的。」

杜克樂着重於戴高樂堅持維持六十萬人的法國軍隊，其中包括四十萬的正規軍。這批「黨閥的軍隊」——他這樣地叫它——他認爲對法國是一筆辦不到的洋耗。他也着重於戴高樂對敘利亞和黎巴嫩的背約，把他們驅出法國聯邦地，他只能以自由的力去支配他們，這就是讓那些民族（像越南等）自由，並在法國聯邦中有完全平等的地位。

我問杜克樂用聯合國的聯合力量去提高中東的生活水準有沒有希望，他回答說假如進行的計劃是脫離強權的政治，那就還有希望的。他覺得從美國人的觀點來說，杜魯門政策的恩惠，實在是可驚訝的。他說：「你們以爲能夠通過土耳其而發展對中東的影響，這表示你們完全不瞭解那個區域的情形。土耳其是公認爲阿刺伯人和中東其他民族的老敵人。」當我提到我們政府並沒有完全明白他的計劃所會發生的影響時，他誠懇地注視着我。他說：「你們不是小孩兒，美國的外交已到成年階段。」

杜克樂宣稱共黨所以能够在法國農民裡獲得力量有三個因素：共黨領導抗戰，在軍隊和遊擊隊裏把農民和工人打成一片，同時農民都認爲

緬甸人民的奮鬥 (下)

一個新總督——一個新轉變

本刊特約記者 談文

新總督蘭斯爵士 (Sir Hubert Rance) 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到任，表明英國已覺悟，若要保持緬甸的統治，非採行一種新的策略不可，壓制手段顯已不能摧毀反法西斯同盟，相反，它加強了緬甸人民的團結，他們的力氣正在工會和農會中日益增大。還有，緬甸中英國資本的地位已恢復了，製造一種和氣的空氣是有利的，那就是拿出一些東西來，最少可以引誘一部分反法西斯同盟的份子。當新總督宣布他是以緬甸人民之友立場而來的時候，說得相當響亮，但是細心的人卻看得出這種討好是預兆着他是要強調「法律和秩序」了。

在初上任的四個星期中，蘭斯爵士遇到了民族運動的爆發。在開始的時候，三千五百名警察罷工，跟着蔓延到郵政工人，鐵路工人，印刷工人，公務員，他們都要求增加薪金以應付通貨膨脹，當緬甸貿易公司，緬甸油業公司和鋼鐵公司的工人因同情而參加罷工以後，他們開始有了一定的政治口號。在九月二十三號發生了總罷工，工人除了經濟的要求外，並提出了成立臨時政府的政治要求。蘭斯總督採取了一種狡黠的步驟，沒有損失絲毫英國重利，便渡過了難關。

首先，蘭斯爵士解散了執行委會，以政治機構的鈞來引誘民族運動的領袖，他知道反法西斯同盟中如查山一流的領袖既愛國而亦有野心的，同時知道他們對於共產黨所領導的農工會也是害怕的。蘭斯總督發覺反法西斯同盟中的裂縫可以使之擴大，於是他把執行委會十一席位中的六個給予反法西斯同盟。這個組織是可以按一九三五憲法的規定行使權力，並且成爲像印度那樣的臨時政府的，只是總督保有否決權和其他一些基本的大權。

九月二十六日反法西斯同盟果然上了釣，提出了新執行委員會的名單。可注意的是查山竟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基本要求未獲得任何同意的保證便接受了英方的建議，緬甸共產黨也提了一名委員邱北 (Thein Pe)，但堅持政府必須爲一個國民政府，並且保證制憲議會必定召開，才參加政府。反法西斯同盟最高委員會查山的追隨者拒絕這些要求，緬甸共產黨不停的揮舞此一行動，於是反法西斯同盟在十月初把共產黨予以開除。

這樣便形成了民族運動的分裂。而真正是英方朝夕盼望的。在這一新的政治安排中，反法西斯同盟的查山擁護者便與曾任日本傀儡政府副主席的 德欽米亞 (Thakin Mya)，字素，保，自主黨 (Dobama Asayane) 的宇巴湖 (U Ba Sein) (註三)，政府閣定的宇田特 (U Tin Tut) 和字素的愛國黨 (Myochit Party) 黨員宇巴北 (U Ba Pe) 併坐在新執行委員會中了。與緬甸共產黨站在一邊，把英方建議視爲陷阱的有：「全緬商會聯合會，全緬農會和婦女同盟。更重要的是愛國

志願團五萬五千員中有三萬人宣告脫離，否定了反法西斯同盟的領導地位。

查山及其追隨者對於勞工組織起來的恐懼對於他們決定參加臨時政府是具有重要關係的，在他們「入閣」以後，這種恐懼更顯得露骨了。他們爲了要制止總罷工，答應成立一個勞資聯合局，保證不迫令罷工工人。聯合局是成立了，但其中並沒有緬甸最大組織商會聯合的代表，相反的，商會聯合會被反法西斯同盟開除，他們的領袖被拘捕，「不迫令」的諷言也不遑了，許多工會領袖被撤了職。更重要的事實是反法西斯同盟並自食其言，撤銷支持設計職工十月罷工，甚至反法西斯同盟的志願團和警察一同衝毀封鎖線，逮捕商會書記長巴丁 (Ba Tin) 和其他八十一名緬人。

這種直接對付民衆組織政策的繼續實行，對於查山是大爲不利的，因爲這些人民組織乃是反法西斯同盟的基礎，他們都相繼投到緬甸共產黨創設的聯合民族陣線去了，這顯示查山對於他在人民中的地位估價得過高。至此查山在反法西斯同盟中的領導地位只能藉着一件事

實來維持，這就是他能夠吶喊緬甸獨立要求之舉來激發他會和日本人合作的紀錄，蓋山就上了英國人的鉤，跟着便迫着勞工運動和在反抗運動中極得人望的共產黨，而不顧喪失民衆的擁護，失去民衆擁護的結果，蓋山就只好愈來愈甚的依賴英國的支持和拉攏最近從盟國在日本拘留營中解送回來名譽敗壞的緬甸政客如宇素、宇巴北和巴莫之流了。但是顯然蓋山又希望能獨自主持大計，在十月他告訴反法西斯同盟的委員說：他是在帝國主義，反「反法西斯同盟」分子和共產黨三面夾攻中奮鬥。

這是「勇敢」的辭句，但是過去兩個月的經驗，使蓋山和他的追隨者得到一個教訓，就是不管他們要求在三種陣線中選擇那一個鬥爭的對象，民意的起漲使他們地位大為削弱。蓋山最近已發覺非改變方針，重樹榜堅持完全獨立反對領地地位的計畫不可。十二月英首相艾德禮邀請緬甸民族主義者的代表團赴倫敦商討英方關於緬甸獨立的建議，反法西斯同盟便提出了三點要求：①一九四七年一月底英國宣布緬甸在一年內完全獨立；②預定於四月舉行的普選乃是選舉獨立制憲議會的代表；③現有的執行委員會應由具有充分權力的國民政府取而代之。蓋山並作警告謂如這些要求不被接受，反法西斯同盟在執行委員會中的委員便要辭職，並且將會發生全面的爭取獨立運動。這樣緬甸人民的獨立要求迫着蓋山最少在字面上訂出一個任何緬甸忠誠的民族主義者都不會有重大歧見的計畫。(註三)

緬甸現局中最重要的，便是民衆反對英國統治，要求緬甸自由解放的情緒是如此的提高，使最保守和投機的緬甸政客都不敢出而提出任何妥協的建議，甚至巴莫的平民黨也繼英國的計畫爲「最後的帝國主義原則」否能在緬甸獲得同意的一種試驗」。緬甸人民的緊縮

，迫使他們的領袖採取一種強硬的立場，除非不怕遭受國人唾棄才敢退縮。英國明白緬甸人民意志的堅強，於是決定在倫敦舉行會商，以爲這樣緬甸代表團便可避免受到廣大人民的壓力，但是實際上蓋山所領導的代表團內包括有劣紳的宇巴北、達欽米亞、達欽巴山、宇素等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帶回去一個自由黨的計畫，不但危害緬甸人民，並且危害他們自己在緬甸的政治地位。同時，他們要提防，緬甸人民對於公認爲國賊者一向是毫不留情的。有一個確實的故事，敘述一個會接受一九二三年可恥改革方案的緬甸領袖死去的時候，沒有一個和尚肯參加他的葬禮。因此英國想用分裂印度的同樣計畫來分裂緬甸已經是太晚，這種計畫即使對於緬甸「溫和派」的領袖也顯得無用了。(註四)

(註一) 緬甸政府和伊洛瓦底航運公司所訂的合同規定，政府附加拆舊費百分之三的條件租用其資產，折資本八百萬英鎊中該公司佔八分之一，而官方佔八分之七，公司除了獲得先期付給七千鎊外，可得利潤的百分之二。合同期滿時，該公司可以原價將資產購回。(註二) 緬甸共產黨原在軍統，鄧北和達欽索的領導下是團結一致的，但當達欽索的集團認爲緬甸的獨立是不能在反法西斯同盟領導下而得獲脫離後，便形成分裂了。仍舊在軍統和鄧北領導下的分子堅持繼續在反法西斯同盟內爭取獨立，當後來達欽索的黨被宣佈爲不合法以後，兩方面都想再統一起來，結果最後導致所領導的集團也脫離反法西斯同盟了。(註三) 最近宇素已與巴莫的平民黨合

流。(註四) 倫敦會商的结果，英方接受了緬甸代表團的要求，在六月緬甸人已開始制憲。(譯自美華雜誌)

(以上據第廿二頁編後記)

是在這波瀾；第二節對華在華的衝動下日本將剛已經復活的諸現象；第三節是說美國完全控制了日本，獨樂的美國當然不管蘇聯的憤怒，英澳的焦急和中國的悲憤——況且中國正是暗地裏悲哀，高明的政治家還得站在旁邊給美國敲擊呢。

據重慶先生的「美日的協作與遠東經濟」，把美國的世界政策，選東政策，扶日日本的目的和方案分析得很透澈；他最後提醒我們：美日的協作最使中國受深切的威脅。八月十五是勝利紀念日，到如今爲期僅僅兩載，中國的勝利究竟換來些什麼？

華萊士很知道本國的錯誤，很知道杜魯門主義之不能行，所以他爲避免受人冷淡起見，是以世界公民的資格與法國各黨派的要員和抗戰的志士相接洽。由於這些談話，更證實了美國走錯了道路。而魏德邁呢？杜魯門的替身而已。當這位特使在東北「尋投事實」的時候，陳學錦先生說得好，東北的老百姓都還記得那兩條秘密協定呢。

現在我們要請讀者注意李書華先生的「聯教組織及第一屆大會經過」，李先生以代表資格兩次赴歐，前後出席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倫敦會議和在巴黎舉行的第一屆大會。李先生將聯教的組織以及大會的情形介紹得很詳細；此外還談及自然科學分會的工作概況，作爲一個舉例。李先生和中國代表團，提議均經過過，結果非常圓滿。希望一九五〇年大會確實在北平舉行，更進一步的促進我國教育科學文化的發展。

李書華先生的「還鄉雜記」，文筆生動，堪稱佳作；第三段就是一個很好的評語呢。最後我們要聲明，本刊是一個自由學術的園地，諸位儘可發揮不同的意見，時賜珠玉；這並非我們的矛盾，而是我們的客觀。

還鄉雜記 (上)

文藝

本刊特約記者 黎曙紫

一 上帝寵賜船票

自從「勝利」一詞寫上我們光榮的史頁，「還鄉」一詞也就成了流行名詞；這極一個單純的詞兒所含的社會意義頗為複雜。當然許多尖頭銳眼的聰明人，無論在「自由中國」或「淪陷區」他們信奉着與「同上」的市儈哲學人生觀，在海水中央自己摸到了權貴尊榮，「還鄉」在他們字典裏的註解是光耀門楣，心歸鄉里，所謂衣錦還鄉者，大概屬於這一類。但大多數愚昧蠢笨的「錢民」或「偽民」，「還鄉」對他們是一種理想，一種憧憬，甚至是一種重負，一種難關。

第一個難關當然是經濟能力。奉公守法的安分人民，既無偷盜國家財產的能力，更無索賄賂錢的胆量，在時疫斷炊的情況下要籌一筆還鄉費，你說不是一個難關！當然，「武裝還鄉」是例外，應不在話下。

其次，目前的交通工具對升斗小民的「使用價值」是有限度的，

「中華」雖已「民國」了三十多年，快要不國了，但實際上還是一個「官國」，飛機只有公職人員與公職人員有資格的人能享用，小民當然不用夢想。而國營招商局的輪船廣告就公然刊明，「公職人員憑公函登記得優先購票。」一般小民只有在「公教人員優先購票」之後，暫時廢日地挨個兒，幾時買到一張上帝賜與的船票幾時還鄉。感謝上帝，我居然在奔走三天以後買到了那麼一張上帝賜與的船票，實現了十年來的還鄉夢。

二 血痕斑駁的殘蹟

五月的海河，像一條迂迴盤曲的黃色絲帶放在一大塊野綠的草地上。輪船在傳說有七十二灣的海河裏航行二小時有餘才到塘沽。灣灣曲曲的海河兩岸，夏麥蔥翠，阡陌縱橫，綠柳如茵，二三桃樹抹着斑駁殘紅，點染在赭石色的土崖與綠樹叢裏，我疑心自己置身在三月的江南原野。

塘沽港船塢，輪船停泊三小時

以上，使我對日寇經營六載的這個北方對日吞吐港作了一次比較詳細的觀察。這地方原是一個鹽灘，扼着大沽口的咽喉，老港堤抱在牠南面，新港似乎為大沽口與海河開了一條捷徑，在新舊港之間劃了一個三角洲。據說，新港較之老港，其優點不在於淺，而在深廣。新港比老港深吃水三尺，那是說，開新港的輪船可以多裝吃水三尺深的貨物。換一句話說，老港因海底太淺，較大的輪船（例如二三千噸的）不能進口，貨物須在港外用駁船駁卸。輪船最怕停開，停開一天，平均損失每天約在三四千萬元以上。吃水三尺深的貨物，駁卸時間約須三日至一週。那樣每一條輪船在口外停泊的損失是很可觀的。

同時，新港三年計劃完成後，可以有兩個碼頭，臨時倉庫和堆棧，三千噸級的輪船可以自山往來天津，萬噸級洋船停泊塘沽，為聚散北方物資的「經濟基地」。

但這塊基地在日寇投降後，遭難三次，一毀於海寇投降後的破壞

，二毀於接收的部隊騷擾，三毀於美軍（例如把浮桶當靶子射擊）。現在就因外匯而廢棄了。

新港船塢管理大樓和對面三角洲的湖沙報告欄柱相對而立，守着港口，船塢管理大樓連連北向，以迄塘沽碼頭的全部領域為新港工程局，目前都在美軍佔領下。編者按：（現在美兵都已經撤退回國了。）在船上可以遠見美軍指揮我們的苦工在搬運油桶，吉普車往來奔駛。船塢以南，向海灘伸出去的長堤是第二碼頭的基地；再向外伸展，漂蕩在海水裏的是北防波堤，和南防波堤遙遙相對，彷彿伸張在海裏的一把巨錘。

北防波堤西端的海波裏，像一個小島，矗立着三座沒有屋頂的洋式平房，據新港工程局某負責人說，那是日寇投降後建的。據幸免於死的被日寇徵去建築那三座洋式平房的苦力傳述，用巨石堆疊那島小屋時，被日寇推在海裏的苦工，不知凡幾！我們的輪船過船塢，出港時，有一艘太陽丸正停泊

在小島島外，彷彿在帶帶他們已顯的盛衰。我望着夕陽盡處的天際，想像着這大好河山所染的斑駁血痕，這一筆血痕根本在漫天烽火中被遺忘似的，實在禁不住油然而生無限落莫之感。

三 海上讀書的清福

船到海面，四顧茫茫，只有浩淼的海波浮着那艘遠運船改裝的旅客船。在無邊無岸的海上，輪船不分晝夜向前航行，彷彿在向世界的盡頭開去。五月的藍天朗靜得好像脫了底似的，但又好像伸手就可以摸着的。朝暉或夕照在輪船前後，左或右，撒一片燦動的碎金，宛如明滅星光跟輪船競走。海波細靜，聞無微風，澄清得像透明綠絨毯的微波，簡直想誘你跳在上面。

隔絕了喧嘈的社會，勾心鬥角的人世關係，投在大自然懷裏，確是癡癡發癡的好機會。人類的營營苟苟，鄙情自私，和浩蕩無涯，碧波萬頃的海洋一比，顯得何等渺小！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彷彿暫時成了與世隔絕的隱士，安閑地談着厄波頓，辛克萊底小說「向勝利走的世界」(A World To Win)感到「專心讀書」的確有一種幸福之感，不過這種幸福不是此時此地的中國普遍存在的。

這部小說是步德爾尼小說連環

的第七部，寫步德爾尼於一九四〇年訪問俄國到一九四二年會見史達林止，那三年間的世界戰局。自蕭伯納至愛因斯坦都一致推測那是有生命的歷史小說。美國作家布賴斯(Lewis Howie)說：「較之單純的歷史家，辛克萊寫下了更生動更真實的歷史。」我覺得他底批評是十分中肯的。至少，就個人而言，對於美國現狀我由這部小說得到了啓示，我得知了美國現狀的來踪去跡。反法西斯的二次世界大戰在西歐進行到極度緊張的時期，孤立主義者反對羅斯福總統把美國造成了民主國兵工廠，他們反對羅斯福總統的參戰計劃，堅持所謂不干涉政策；但今天，在蘇俄攻勢，高唱美國領導世界，高唱武力與經濟干涉政策的，就是那些在偉大的羅斯福面前敗北的孤立主義者。所謂杜魯門主義也在這裏看到了產生的根源。現在隨着羅斯福總統的棄世，他對孤立主義者的降魔杵，被搬進博物院了。

「在海上幾天所讀的是步德爾尼和赫斯特(Herbert)會見的場面，凡是關心美國所謂新聞自由的人士，對赫斯特系報紙和黨派系報紙一定不陌生吧，他們這兩位報界大王目前代表着美國的新聞自由。下面是對我印象深刻的一些篇章片段：

一位赫斯特系報紙的「社交皇后」詢問赫斯特的爲甚知已步德爾尼：「步德先生，您見過赫斯特先生嗎？」

「我還沒有那種幸運，」這是回答：「二年前他旅行巴黎時我沒有見到他。」

他十二分佩服戈林和希特勒兩位。

然後，那位赫斯特系報紙電影圖文作家爲他安排了會見手續，在電話裏問赫斯特：

「您不用穿禮服；那地方叫『農場』。肥住了，每晚在大廳裏有許多客人，大家必須頭『頭兒』一塊看電影。在私人房門裏是不許喝酒的。」

「除非主人請我喝，我是不喝酒的，拍森小姐。」

「赫斯特先生也不喝酒。還有一個要緊的規矩——從來沒有人在他面前提過死字。」

辛克萊接着用萬餘言描寫會見那位報界大王的詳情，繪影繪聲，頗爲生動。譯一二如下：

「……希特勒底計畫使人們高興，在柏林和慕尼黑，正如紐約和芝加哥，那是一模一樣的。那是我早已對英法兩國朋友們指出的一種本幕：純粹獲得政權不是因爲那是撲滅赤色勢力維護大企業運動；是因爲那是一種急進性的政綱，使人民相信那是一個建設性的政綱，那很像以前美國人民黨底政綱。」

「像算說對了，」赫斯特先生說：「但麻煩的是：羅斯福已偷盜我們大家的憤怒（做他政治資本），我們應該怎麼辦呢？」他又說：「他們把物價弄弄愈高，步德先生，我常說，那要繼續下去，就要搞毀我們底民主制度啦。」

「……這也許是看對啦。在美國，許多人瞧着得寸進尺的勞工要求，對希特勒所能完成的事業，表示無限羨慕。」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五日，羅斯福總統當選第三屆總統，當時赫斯特先生底心情是這樣的：

「……美國從此成爲亂糟糟的地獄了，他（指赫斯特自己）或者任何其他人物對此都無能爲力。美國人民已自掘墳墓，只有繼續去挖；他們在自己身底下點了一把火，現在只有任其煎熟。那老頭（赫斯特）預言了一連串的災禍，參戰不過是一個開端而已。公債將如出糞，除了宣布國家破產外，別無出路。美國工業及其勞工將爲戰爭目的而變更。恐怖過去後，接連而至的戰勝都將成爲失敗者；接連而至的將是世界從未夢見的失業問題，罷工，騷動和叛亂。最糟的是：坐在克林姆宮的赤色獨裁者將哈哈大笑，堆積大量的軍備，終於成爲歐洲唯一無二的強國；甚至他利用不到以武力佔領，他底共產黨代理人就會用宣傳替他們做到的，一些假

產了的國家都會備熟的桃子滾到
他底衣兜裏。」

在「一舟而外無他物，上有青
天下黑海」的萬頃微波的海裏，遙
望天外的太平洋彼岸，我自自然不
然奮然思，現在在那裏鬧得亂哄哄
的現象是不是就是赫斯特先生這種
心情的延誤與反映呢？

「我是到上海後回美國去，中
國沒有生意可做啦！」一位在甲板
上和法國神父聊天的美國人那麼喃
喃着。我合了嘴，凝望太平洋彼岸
，沉思起來。

四 踏在上海地上的

第一個印象

五月八日下午三時船靠上海虹

口碼頭，下船後走上楊樹浦路，映
入眼簾的第一個印象是工人請願遊
行隊伍，男男女女的工人大家手裏
各拿一面小旗，小旗上寫着各種不
同的字句：

「要求政府無條件解決生活數
指數！」

「團結到底，不達目的不止！」

汽車，電車，三輪車，腳踏車
，黃包車，停滯在一邊，街上路人的
目光和兩邊窗戶裏探出的目光隨
集在遊行隊伍上，隨着他們向前驅
流。騎腳踏車的糾察員揚着小旗沿
隊伍向前奔馳，一面大聲叫喊：「
手拉手，拉緊！四家頭（願符如

）一起！四家頭一起！」隊伍
跟着他們的叫喊，四人一排，像一
條鐵錘的陣地立刻拉緊了，整齊，
緊強，有力地向前疾走。

在已顯灼熱的太陽光下，我呆
望着剛到上海的上海街面最初景象
，保持了十年的上海街面在這樣一
種要求生存的激流前，被衝得支離
破碎了。我望着經歷半小時的遊行
隊伍，真是極端驚異。

遊行隊伍在車輛擁塞的街道上
奔流而過後，停滯的車輛行人像決
了堤口的水立刻把遊行隊伍留出的
空間填滿了。嘈嚷的兩邊人行道上
，店舖的門窗，板壁，電燈柱，電
線桿上，留下了滿口的粉筆標語；

有些標語是單純直率，開門見山
的：

「我們要活命！」

「米價為什麼不凍結！」

「牛皮瞎吹，鈔票亂發！」

還有許多對聯和山歌，我現在
都已忘記，記得有一對聯語是已經
家喻戶曉的「民國萬稅，天下太貧
。」此外工人們臨時創作的一些表
現生命與力量的吶喊，一概想不起
來了。
就在轉天（九日），檢米的新
聞零星地在各報刊登出來，那些新
聞表示着一種共通意識：爲了求生
存，人民已不顧一切了。
（未完）

史料

佛朗哥政權問題

(下)

崇德中學教員 叢明珠

(四) 聯合國討論佛朗哥政權之經過

佛朗哥政權是德義所一手扶植的，戰時曾公然助敵，反抗聯合國
，如今法西斯和納粹俱已倒台，戰爭曠日，多已就緒，佛朗哥政權之
被提出討論，自屬意中事。舊金山會議時，決議當佛朗哥掌握政權之日
，應不准西班牙參加聯合國組織。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波美坦宣言中
，繼續承認舊金山會議中的決定。一九四六年倫敦聯合國全體大會中
，復重申此決意，安全理事會成立後，波蘭代表團要求將西班牙問題
，列於議程中，指斥佛朗哥政權，係國際摩擦的根源，和平的威脅，故

要求安理會領導聯合國，對西斷絕外交關係。該建議曾獲得法國與墨西
哥之支持，英美兩國則反對聯合國機構，干涉西班牙內政。後經討論議
決，成立一個五人小組會，負責前往調查，限期提出報告，以備參考
。經調查結果，認爲佛朗哥政權已構成國際和平與安全之潛在威脅。因
向安理會建議，如果一九四六年九月以前，佛朗哥政權不予撤換，則聯
合國應策勵會員國，對西集體絕交。這就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聯合國
大會決議」建議聯合國的一切會員國，召回他們駐西班牙的大使和公使
」的由來。
自勝利以來，佛朗哥政權的官吏，曾爲舉例證明統制下的新聞，仍

新疆之新的天下

現代通訊

春音

發常軍人除機的公敵的紅生朋的
 現塔飛城，式，主上，機城
 子。肩齊飛塔，兒，。式，主上，機城
 是但行伙白力截穿，翻
 們一當動槍皮部着不敵
 的時作之廣份寸前過兩
 軍對國戰外，有半機作地
 官子人部，深二寬不戰的
 召造各是有日千二回的戰
 集反報久小裝多寸勝軍場
 店一歡紅鋼眼人長的隊，
 民大上訓練的，紅軍，並
 調軍所練，手人綠裝是沒
 調軍所練，手人綠裝是沒
 話進見的有過是的，非有

遇。天。週。的。時。天。週。
 員，室。遺。遺。求。求。副。
 撥。外。燈，。要。主。
 下。人，火。外。同。塔。
 了。清。天。輝。風。他。副。
 班。步。天。短。領。外。秘。
 不。晚，館。團。書。長。
 是。各。上。領。每。長。
 開。機。汽。車。天。友。民。
 會。輪。車。節。晚。到。野。
 就。漢。嘉。後。上。野。長。
 是。人。重。門。至。外。之。
 大。以。隆。在。深。打。頭。
 組。外。隆。我。夜。一，
 的。不。住。三。整。每

是，混我。
 變。凡。遇。受。天。
 統。這。象。藉。三。盜。知。
 也。制。位。的。了。下。世。道。
 下。朋。奴。別。二。才。在。
 的。友。諷。人。月。的。紅。
 是。情。福。外。一。景。人。囚。恐。
 成。活。也。怖。
 事。着。在。不。
 的。這。紅。會。
 人。得。色。兼。
 ，。真。監。自。
 那。自。獄。由。
 便。已。裏，

到。集。車。從。到。
 一。個。兩。人。推。為。宜。
 三。為。天。演。了。香。傳。
 共。訴。個。首，。講。人。到。土。
 和。我。字。的。我，。帶。庫。耳。
 自。不。我。若。車。其。
 一。和。已。明。們。宜。由。斯。
 他。我。一。白。的。傳。上。坦。
 們。同。再。他。車。品，。共。
 其。軍。表。們。碰，。我。和。
 中。的。示。的。頭。迷。假。國。
 一。回：。臨。一。着。見。的。
 人。族。一，。埃。村。一。整。
 是。毛。維。其。兒。便。個。背。
 鳥。阿。族。中。走。百。事，

魏德邁特使，於八月五日下午五時，由北平乘飛機赴青島，在青島停留六小時，於八月八日乘飛機赴東北，在東北停留六小時，於八月十一日乘飛機赴北平，在北平停留六小時，於八月十四日乘飛機赴北平，在北平停留六小時，於八月十七日乘飛機赴北平，在北平停留六小時，於八月二十日乘飛機赴北平，在北平停留六小時，於八月二十三日乘飛機赴北平，在北平停留六小時，於八月二十六日乘飛機赴北平，在北平停留六小時，於八月二十九日乘飛機赴北平，在北平停留六小時，於八月三十一日乘飛機赴北平，在北平停留六小時。

魏德邁特使，在北平期間，曾與各方人士會談，就當前局勢及國際形勢交換意見。魏特使表示，美國政府對中國之民主運動，深表同情，並願在平等互惠之基礎上，與中國合作，以促進中國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魏特使並表示，美國政府將繼續支持中國之民主運動，並願在平等互惠之基礎上，與中國合作，以促進中國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

魏德邁特使，在北平期間，曾與各方人士會談，就當前局勢及國際形勢交換意見。魏特使表示，美國政府對中國之民主運動，深表同情，並願在平等互惠之基礎上，與中國合作，以促進中國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魏特使並表示，美國政府將繼續支持中國之民主運動，並願在平等互惠之基礎上，與中國合作，以促進中國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

魏德邁特使，在北平期間，曾與各方人士會談，就當前局勢及國際形勢交換意見。魏特使表示，美國政府對中國之民主運動，深表同情，並願在平等互惠之基礎上，與中國合作，以促進中國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魏特使並表示，美國政府將繼續支持中國之民主運動，並願在平等互惠之基礎上，與中國合作，以促進中國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

魏德邁特使在東北

東北同胞在知道使團要來的時候，感情非常激動，後來又露出悲憤，因為都憶起了當年的雅爾達「秘密」協定來了。

本刊特約記者 陳厚銘

魏德邁特使，在北平期間，曾與各方人士會談，就當前局勢及國際形勢交換意見。魏特使表示，美國政府對中國之民主運動，深表同情，並願在平等互惠之基礎上，與中國合作，以促進中國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魏特使並表示，美國政府將繼續支持中國之民主運動，並願在平等互惠之基礎上，與中國合作，以促進中國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

魏德邁特使，在北平期間，曾與各方人士會談，就當前局勢及國際形勢交換意見。魏特使表示，美國政府對中國之民主運動，深表同情，並願在平等互惠之基礎上，與中國合作，以促進中國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魏特使並表示，美國政府將繼續支持中國之民主運動，並願在平等互惠之基礎上，與中國合作，以促進中國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

魏德邁特使，在北平期間，曾與各方人士會談，就當前局勢及國際形勢交換意見。魏特使表示，美國政府對中國之民主運動，深表同情，並願在平等互惠之基礎上，與中國合作，以促進中國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魏特使並表示，美國政府將繼續支持中國之民主運動，並願在平等互惠之基礎上，與中國合作，以促進中國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

魏德邁特使，在北平期間，曾與各方人士會談，就當前局勢及國際形勢交換意見。魏特使表示，美國政府對中國之民主運動，深表同情，並願在平等互惠之基礎上，與中國合作，以促進中國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魏特使並表示，美國政府將繼續支持中國之民主運動，並願在平等互惠之基礎上，與中國合作，以促進中國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

(以上接第二頁)

目瞠目結舌之非法性行爲，而不以全力偵察並拘捕，使之窮盡。(二)妨礙良好秩序及軍紀。三月中旬，貴國駐天津海軍陸隊新聞處先後發表貴國軍事法庭之判決：主犯及副犯由伍長降爲普通士兵，處監禁勞役十五年，期間不付薪給，並開除美海軍軍籍。閣下的那兒曾利查德，也由一等上降爲普通兵處監禁勞役十個月，期間不給薪給，並於期滿後予以行爲不良之罰除海軍軍籍之處分。惟此二項判決雖經貴國海軍當局核准後始行成立。歐國許多人士得此消息後，非常高興，以爲歐國雖然極力維持公道，但還有貴國的法律主持公道。沈小姐所犯的冤枉，還有大白的一天！可是鄙人從未敢作如是想。因爲在事情發生之際，種種客觀條件對閣下太有利，可謂相護備至，而對沈小姐不利。記者的天職是：「有聞必錄」。可是首先發表此項消息的歐國記者却受了限制。兩天以後，歐國當局才發表一點片段關於沈小姐的新聞：「……似係良家婦女，處女與並未十分破裂」。就是因爲沈小姐是良家婦女，出身名門，且爲「大學生」，所以這纔才激動歐國知識青年和正義的青年導師。舉行大遊行，抗議閣下的「暴行」。然後，貴國軍事法庭才判閣下徒刑。

內政部長登記東平字第一九四號

中華民國政府第一號新聞紙類

北平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二號

五年六月九日中英在歐國締結共同商定的臨時軍法的第三條「英軍強姦婦女者死刑」的規定被處死刑，必有一天會恢復自由的。於是，在六月二十日的天津大公報上，就有閣下之強姦罪難於成立，准予釋放，恢復伍長地位的消息。此消息引起歐國一般人士的驚訝！鄙人更堅信會有這麼一天的來臨。果然，八月十二日貴國海軍部提出三項反證的理由。因而閣下無罪了。此次貴國海軍部撤銷原判爲最後之判決，已無上訴機會。已非法律問題，而成政治問題。

鄙人認爲閣下罪情嚴重，千萬萬難。因爲曾經貴國軍事法庭審理，程序非常鄭重且嚴肅，並經過充分的辯論推斷，既成定讞，忽遭撤銷，殊特推測。爾氏當然執行貴國國策而有此舉。且爾氏自貴國前海軍部長邁克斯上校逝世後，即官運亨通，一躍而爲部長，近更得貴國村特門總統之垂青，昇爲國防部長，統帥陸海空三軍，所以爾氏爲表現一己之得意看法，更促進他推翻原判的決心。歐國官場敷衍塞責或性且國勢日非之際，所以貴國海軍部才能顛倒是非，歪曲事實。這纔，貴國的法律「尊嚴」完全掃地！有名無實的法律國家，竟有此舉，實令人不勝惶恐之至！所幸，歐國外交部已一反自此大事件發生以來的「誠實」態度。據報載：該項消息傳到歐國首腦後，「各方均極注意，外交部尤爲震驚，立即飭令所屬查明此案，並作必要準備，俾獲美方正式通知後提出」。這固然是「馬後炮」，可是貴國政府亦接獲「要求」解釋理由的照會後，也不能置若罔聞吧！閣下一時的快樂，全世的人士絕想不到因此而使貴國法律「尊嚴」一破而不可收！而當時貴國檢査及審判閣下之貴國人員，均會一一舉手宣誓說：「絕對忠實職務，否則干受法律最嚴厲的制裁」。現在他們將受制裁與否？且不必過問。鄙人祇是覺對他們的臉面太難堪了。他們站在檢查官的立場，絕對應該爲沈小姐昭雪閣下強姦而有所表示，不過貴國上下爲此事實竟是一個鼻孔出氣，他們不會再起訴的。閣下處此環境中，實應抱「敢作敢當」的大無畏精神。

大，全能的將自己的「一時」的錯誤，大白，同時又是大國民風度的表現。我，世界英雄，誰曰不宜！果德特不在此「非同小可」的事實。列在報中，費國真如且玩忽的事。貴國之一切，都是「公理」也。因此鄙人特致函閣下，除爲「公理」也。復自由，盡忠貴國。

你的個不相識的中國朋友
王兆榮 謹賀
中國參戰兩週年前夕

刊誤：第七期補貼政第與梓子題階一文中「美國費連社會學者」，多一會字，係手民之誤。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一日創刊

本期零售每冊三千元

The Modern Knowledge
(Issued Fortnightly)
Vol. 1, No. 8, August 16, 1947.
Head Office: 72A Li-shih Hu-tung,
East City, Peiping, China.
Price: \$3.000 (C.N.C.) a copy.

編輯者 現代知識半月刊社
發行人 蕭正 謹
發行所 現代知識半月刊社
經售處 新實書店及
全國各大書店
北平 豐公府一號甲